



一峯集  
二

共七

~ 16  
2425  
2





和  
2425  
7-2

一峯先生文集卷之三目錄



錄

戊子壯遊錄

銘

尚友堂銘

書

與金斯百錫曾書

上伯氏書

擬與李兄善裕書

與金斯百書

一峯集 卷之三目錄



序

奉送春沼申丈最之任狼川序

贈申君瑞明儀華序

雜著

書甲午疏草後

推考緘答草

示兵判金斯百戶布便宜十條

一峯先生文集卷之三

錄

戊子壯遊錄

余於己丑冬作此文棄置不復省今朝偶閱  
舊篋見之披讀一回癡語滿篇峭隙層出冗  
蕪不足觀然少時作不必深咎聊存之以資  
異日一哂

大丈夫生于天壤之間老此彈丸之區生平觀不  
過東方數千里之地而况於不能盡數千里者乎余  
自髫鬣慕子長之遠遊性且樂山水遂尋山訪水





之客必問其景致之如何壘壘下  
展素志常以為恨往歲絮一家來住松京之官廨時  
潛谷金公留鎮而余為其贅客也余熟聞舊都之勝  
思欲一探歷者久矣居數月與冠者二三人聯鑣而  
出繞城而行五里許望見一高山松檜參天岳巒連  
雲余顧謂從者曰此所謂松岳者歟策馬促行濟一  
沙川來抵山下時當暮春山鳥間關野花爛熳陳希  
夷所謂野花啼鳥一般春者到此益覺其妙矣余知  
其漸入佳境喜不自勝遂屏去僕從使往靈隱寺以  
待之卸馬樞衣躡芒屨策枯藤朗詠緩步而入行到

一處則洞壑窈窕石泉琮琤傍有一石淨滑平圓遂  
與諸人鼎足列坐回望左右則杜鵑千層焯灼亂開  
堆山暎水恰似焚烈火而張錦幄洞之名紫霞蓋以  
此也退之詩曰巖紅澗碧紛爛熳又曰川源遠近蒸  
紅霞可謂善形容矣余乃濯足臨流詠孺子滄浪之  
歌酌酒對花吟謫仙一盃之句逸興飛動微醺頰頰  
意自悠然而閑矣數巡之後更起索藜尋源遠入則  
石橋跨澗竹林茂盛探幽討竒散步逍遙遙遠而到  
一古剎乃安和之遺趾柱礎階墀圯荒蕪之中撫  
跡感古今人悵恨顧眄之際忽見一山峯突起中天



鳳飛螭舞屹然獨立韓吏部所謂  
也余欲一登眺壯心魄而昧其路正躊躇之間牧童  
數三自山谷來指示甚詳余揖而謝攀壁緣崖而上  
適有一隊遊人亂插杜鵑花從深松裏結袂而來亦  
一奇觀也日午始登絕頂而四顧則古城之址連延  
數十里襟帶宏濶四塞以為固古所謂山河壯帝居  
者是也但見其落照空城炊烟亂起古基荒涼孤臺  
獨存慷慨懷古還覺悄然而不樂峯之高去地幾數  
百丈石壁嵯峩眼界無礙三角青溪隱見於暮靄之  
中聖居天磨出沒於歸雲之表退之所謂橫雲時平

凝點露數亩者是也日晡向靈隱佛殿寥落荆榛  
塞路蓋居僧嫌其近城而遠適也遂入空堂望月而  
坐仍吟愧無酒食待遊人之句恨不能折松杉而煮  
溪簌也無何齋遊山具又作天聖之遊金文佑明李  
進士樞河進士偉甲宋進士尚文李進士胤鄭進士  
東益其同遊也與余并七人童子一人僮僕十餘人  
早食後出午正門行數十里少憇于路旁叢林間各  
舉一觴復行二十餘里始達靜慈寺洞口澗水鳴咽  
山石嶙嶙小橋橫卧樹陰扶疎景物瀟灑極可喜也  
由洞而入登學禪樓樓是新初丹  
煥牖戶鮮明



樓前又有兩株老檜高幾數百尺可拔幹磊砢可愛  
須臾衲子數十人來謁盛設蒲團而待之茶罷一老  
宿近前言曰諸公子既已到此當遍踏諸勝處而歸  
耶只觀朴生淵而返耶余率爾應曰既為尋山而來  
則當遍踏而歸無使有遺恨豈止見朴淵而已也座  
中人或欲或不欲余甚苦之有一人力言周遊之好  
以沮橫議快哉夜深掃一淨室各就寢焉至夜半小  
鐘踈亮清徹令人發深省耿耿良宵自不能成夢又  
有一僧與李進士舊相善終夜博戲李也多為僧所  
負一座皆笑其拙手相與戲謔之際日已明矣僧罷

齋後言輿已具座中人皆曰此間雖云山路不甚艱  
險何用輿為然最難之處亦不可無當備而隨之遂  
聯袂出門至所謂十王殿者巍然一閣獨傍山麓中  
設十王之像以供香火而兩邊各立神將一人老宿  
言丙子之亂中間金佛出涕以故此殿最號靈驗云  
衆皆疑其誕近前諦視則淚痕猶存甚可恠也無乃  
寺僧唾其目而劑之以惑愚氓耶是未可知也俄而  
向朴淵行五里許已抵上流遙聞瀑布喧豗之聲恍  
如風雨之震作既達淵上則淵之廣可三四間而長  
亦類焉四面圓圍形若甕口淵心有廣石盤踞老髡



云昔高麗文宗游幸至此上島石張樂以宴會風雨  
暴至震動其石王大懼從臣李靈幹作符投淵以責  
之龍露其脊遂鞭之水為之赤故至今血點猶斑斑  
淵邊石上之殷紅處卽龍染血痕也出血處卽龍掛  
爪地也淵中甚靈異故當秋落木之時一葉亦不墮  
其中淵之號則昔有朴進士者乘月明吹笛淵上因  
之有蕭史柳毅之異故稱以朴云未知其言果信也  
頃之又尋下淵而來逕路艱澁木影婆婆或憇或步  
隨意而行日晚始到矯首仰見則一道飛泉來自半  
空遠而望之若玉龍舞滄浪之中迫而視之如長虹

飲碧澗之上皚皚然若雪色之橫千丈也隱隱然如  
雷聲之震萬壑也奇奇恠恠目顛魂懣羌不可以觀  
也然余強欲近前諦視携數三童子履冰而入時已  
季春冰猶堅而不泮蓋山中深邃長林翳日陽氣未  
易透也徐步而入坐於磐石之上明珠散落飛沫滿  
面宵襟灑落塵累滌盡飄飄然如御冷風而升九臯  
怳怳然如駕鸞輪而馳康莊雖違於先賢戒危之訓  
亦可為一時之壯觀只恨無李青蓮之奇才不能使  
山水增輝惜哉又有古松數株立於淵中挺然特出  
童童如一青蓋又有一叢躑躅托根於千仞絕壁之



上舊營半拆凡此數者無乃天公其欲侈仙境而生之耶不然夫何有異之多也瀑流之傍又有兩石穴相對而開形體甚奇怪問于老髡則昔者有雙白鶴來棲于此一日見惡以欲彈射之鶴乃飛去空餘遺巢云衆人各賦一首詩以記之吟罷環沙石而坐又傾一鐘酒日未午趨龜潭潭水清徹味甚冷冽使一僧前導散步而入觀音寺寺甚宏壯而棟宇頽破居僧殘弊僅有如千人蓋此寺 太祖潛邸時所重營而李牧隱穡為之記凡百之役窮極其工高大麗妙為諸寺最而數百年來多為風雨所毀且緇徒以遊

觀人數數往來為巨弊屢空不留遂成一弊刹云寺後有叢竹連山清風時動疎響浙瀝聽之可喜寺之側有石窟窟之內有觀音諸佛之石像創制之巧鑿斷之妙非近代所能為也遂從窟後向大興洞陟太宗臺臺在深谷中澗水四圍而中可坐數十人臺前有一古松枝條雖不遠延結子甚多故老相傳以為太宗所手植而臺下有無數錦鱗游泳往來山中有魚亦可恠也耽玩久之又上一里有泉出自東崖曰馬潭碧波黝深絕壁嶄崒兩派長泉飛流直下聲勢之雄壯亦可為扑瀾之亞曾言潭神如馬形故為號



一峯巖  
云又上數三步有大石卧澗口名曰石門潭由洞門  
以上木益壯而石益瘦山益高而水益清狀致之幽  
閒非觀音窟 太宗臺之比余知僧人苦擔筭輿雖  
落葉積地山路甚滑獨強意徒行遙看一小菴橫壓  
林麓蒼外一株大檜樹突兀孤立其高不知其幾尺  
而其色蒼然亦不知其閱幾年真人世希有之奇材  
老杜所謂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者非  
虛語也僧言此乃大興之遺壚洞中有圓通詩穴禪  
巖寂照法林雲谷等諸菴舊址此刹亦不知毀於何  
代而只有一小室存焉余與諸同遊共入而觀之基

址廣遠墻垣堅固宛若一城池想必古之巨刹也寺  
後石骨挿雲壁面橫空人不堪行余或乘輿或杖策  
令老禪引路十步九坐休于樹陰之下僧天順仰空  
而指一峯曰此乃天磨在右者文殊在左者普賢前  
是羅月後是清涼此五峯之高為茲山絕頂若升此  
處遠近高下無不歷歷又值清明之日則西海亦可  
以望見麗時華人到此歎其奇絕潛使人摹寫而去  
真可與楓嶽之毗盧頭流之天王比肩矣余聞言大  
喜乃擲筭飛身奮袂迅赴有如清風駕兩腋而吹上  
頓忘登陟之勞矣自大興西行一里許峻塗又忽直



上先行之人望之若天上人余一起再顛尺進尋退  
猶不計身疲力困魚貫而上及其路窮也快若控飛  
鶴而遊戲於閭風玄圃之上矣峯頭有怪石數十丈  
斗起其狀也如白鶴丹鳳矯翮而爭翔如萬馬羣龍  
張翼而競騰如削芙蓉而為之峯巒如琢金玉而為  
之屏障巍巍齧齧不可以寫其形而記其狀但見丹  
霞白雲歛忽變態於巖崖之下若非游仙之地世豈  
有此等竒絕處也古人曰人間亦自有丹丘信不誣  
矣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立絕頂而遠望滄溟  
則波濤涵滴連天而俯視牛峯開城等諸邑隱然如

彈丸黑子狀至於崇山峻嶺總如培塿觀此可以蕩  
千古魄磊之竒肖峯之南有一菴橫卧岌然如將墜  
探歷之後飛錫而來叩禪扉時鄭進士最憊不能從  
諸人行獨坐峯頭喘息而言曰吾力已竭死不能下  
此峯余笑而譏之曰太白所謂以手撫膺坐長歎者  
無乃為鄭君發耶衆為之一噓及入菴中視額板則  
曰文殊二老釋年踰八十者住持修業矣衆皆困倒  
案食頃餘鄭進士始為諸僧所扶來遂挈裾携袂又  
趨普賢菴菴在峯之西與文殊相對而地勢稍卑無  
一釋子留居者入坐菴中正渴悶之際忽有老衲汲



冷水數碗而來雖瓊漿玉醴未足以諭其快也日將  
反投泰安寺寺在平野無甚可觀僕從亦來待已久  
小留點心卽上馬別諸禪冒雨入城斯足為一場壯  
遊但日暮行忙不得見遮日巖而歸茲非日後之恨  
耶留數旬來入 王京一日與所知者廣論山水勝  
處余力言天聖之雄偉其人笑曰子但見松京一帶  
以為無偶之奇觀此奚異於坐井而觀天斥鷃之振  
翼乎夫嶺北之勝槩亦關東之亞矣今子之外舅方  
編管鶴城子盍往見仍為大觀而歸耶夫我國之名  
山東有金剛之秀麗南有地異之高大其他九月妙

香之類總是殊絕而至於雄渾峻拔皆讓嶺北之黃  
龍山之九龍淵與楓岳之九井相甲乙至若鶴浦國  
島之勝不可以言語形容矣余聽未竟愴然自失乃  
拜而謝曰微子之言吾幾虛過半生矣今夏且有往  
返是州之故吾當因是而遊以副吾子之教遂以其  
月十八日啓程宿坡山翌日入松都留一日又作北  
行夫北之關隘險絕道路阻遠三百州郡無出其右  
而麥陂兩坂尤險巖難行一莖鳥道俯臨千尋之波  
衆皆舍馬蟻附而上令人不覺神懼二十五日到鐵  
嶺下嶺之脉遠自白山而來到此而勃起鬱塞恠石



一峯集 卷之三 九  
騰擲壘嶂嵯峨森然如攢劔鋌而橫矛戟盤錯之勢  
上薄青蒼下壓億丈之平陸中間一逕纔容騎行橫  
出山腰曲折無數坡翁所謂路轉山腰三百曲者是  
也嶺之巔有古關板築處敗壁崩城至今猶存而登  
臨遠望則微茫海門指點眼底島嶼羅列露出空碧  
之間獨立長嘯俯仰乾坤心神灑落曠然無礙矣噫  
關隘之固若是而丙子胡虜之禍酷於他處何也謫  
仙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者其可謂虛語耶余戒  
從者小心而行余亦下鞍徒步而下路傍躑躅數十  
叢方盛開可玩由嶺而下行路尤艱密林蔽虧雲日

不漏遠遊至此反生羈旅之悲矣日暮入高山驛館  
壁多揭先輩詩板而李公晬光之作拔乎其萃翌明  
向鶴城行數十餘里有人指一處高峯曰此乃鞍峴  
古有戍卒娶妻未久而赴邊者其妻後生一子及長  
其父罷後還家道遇一男子負米而行問其鄉里乃  
其子也遂相携慟哭畫其形於巖上而同死至今血  
痕不滅云鄭文忠所謂泣送歸時在腹兒者指此也  
余感歎自古戍邊之悲為之一涕日未西渡南大川  
入岳君所寓家自京城凡七宿而至此道里不甚遠  
而山川隔絕反似萬里外矣到郡一閱月治行李陪



一峯集 卷之三  
岳君歸隱金公與斯百甫又作黃龍之行從者五六  
人隨其後時當初夏中正是綠陰芳草之節而樹葉  
初展野花始綻塞北風光苦不早矣余誦風光疑不  
到天涯之句緩轡而行歇鞍于石川之傍倚巖間坐  
瞻望遠近則桑林麥隴高下競秀草色茸茸雉鳩和  
鳴卽村居一景也薄暮抵普賢寺洞口兩道飛川瀧  
瀧而流川之上有水碓碓之上有飛梁藏林見之極  
清絕寺僧十餘人來迎法演亦謁見法演者本以金  
剛釋子來住茲山之廣石菴其為人溫良稍識字可  
與語者與岳君宿相親故先來此處以待之矣遂與

之同入則佛堂石陞下紅芍藥一朶方盛門信殊品  
不繁而麗有自然之態與諸老宿諄諄談話夜分而  
寐朝起開窓則宿霧猶濕浮嵐蒼茫蒼峯萬丈掩映  
於烟靄之裏復更霧散雲捲朝暎初射紅紫輪囷異  
氣簸揚霏微景物頃刻萬狀謫仙所謂日照香爐生  
紫烟者是也與衆人出坐前簷顧而異之日高三竿  
率法演及寺中首僧向龍湫到山坡下先送奴馬于  
廣石菴引手攀蘿登高頂而下視則有一潭在洞壑  
深處水勢溶溶雲氣騰騰以手據地良久見之心魂  
戰悸初甚可畏及為衆人所挾持僅而得到淵邊則



一峯集 卷之三  
軒豁廣敞非如在山頂時所見而左右高峯撐極貫  
天中有石笋石茸之類甚多俗所謂僧菴草葉大如  
盤莖大如股者亦無數矣此地最深遠人跡罕到故  
不得正路疊壁之間招縫一逕纔通人行與諸人爾  
推我挈備艱苦而深入則又有一潭如下所深不及  
兩形體之團圓過之色清瑩也如盛碧玉於玻璃之  
器真仙境也傍有木蓮數百株繞水而發薰風一動  
異香遍壑折枝弄泉興不可勝矣沿潭而上又到一  
潭行益深而水益清境益奇余與斯百法演傍淵列  
坐沉吟玩賞忽焉陰風習習小雨濛濛黑雲漫山天

日無光余大駭問普賢僧則曰此地之神最靈異故  
凡水旱之災太守若虔誠禋祀則無不獲請遊山入  
此洞者亦莫不冒雨而歸故老相傳以為神龍藏於  
深潭云余聞言畢有懼乎心始知神威之不可犯也  
法演曰龍湫之數凡九也而皆間以一小潭及其窮  
也地氣寒凜不可以留潭之奇亦無異於此處自古  
尋山人無能窮其源者今當止於斯而歸可乎岳君  
曰誠若爾言雖不得窮源豈可止於斯而遽歸耶遂  
緣木而更上則潭水之深漸不及下而形體則益團  
圓矣凡歷觀五處至第六則有一高峯崛起上有長



一峯集 卷之三 十一  
松數十條鬱蟠覆其頂岳君曰日已晚吾等登此峯  
探歷而歸可乎余曰諾遂回筇而陟之松陰滿地涼  
颼自至雖當炎夏凜乎其不能久留矣由小逕趨廣  
石蒼蒼之所在比普賢則頗高峻新創之家故未及  
盖瓦覆以茅茨而草草明豁有一小僧清瘦短小衣  
若不勝體而最諳佛經無不通云茶罷又向廣石臺  
臺在蒼之右石形如以刀鉅削成平濶安帖可容數  
三十人臺下有小泉淙淙巖容亦甚潔淨而時有黑  
點點綴如玉之右微瑕巖上又有墨痕而苔蘚蝕盡  
不辨字畫問之法演乃潛谷公為州倅時所題也日

暮始還家未一旬又作鶴浦之行岳君及金千揔斯  
百甫暨不佞凡四人離家四五十里到一處則石壁  
連亘數里下臨萬丈滄海余生不見海水觀其波浪  
之汹涌目懾瞻悼鞠躬屏氣僅以得過地名曰火磴  
霜陰之路雖無石角道途之險誠為過之由霜陰行  
二里許已抵湖水之傍有白沙平鋪五六里風之起  
也如雪花之飛舞日之照也如金玉之晶光鳥行之  
跡如龍章鳳篆之森羅靡風之痕如浪花錦紋之凌  
亂野棠之紅杜若之香亦足以助一奇也湖之水遠  
自海門而來匯為一大浦周迴二十餘里而中間元



一峯集  
帥臺鵲島之類森如覆盆之狀矣設席沙上循湖而坐  
迭飛小觴少焉有秀才韓元斗者携酒來見更倒  
數三盃朱顏始紅興自陶陶湖中素多魚大小相逐  
銀刀玉尺出沒滄浪之裏而不得橫大網截之以設  
張舍人松江之膾遠追杜工部東津之觀豈非欠也  
日晡漁人掉小舟而來余與岳君斯百甫金千揔韓  
秀才從者二三人上之則舡已滿而無餘地蓋東海  
饒風波不得行巨艦刻兩木而合成小舟名之曰馬  
上不能獨行必結舡而使之舟之大僅可載數十石  
米矣繫舟元帥臺下登其背而遠望則茫茫大洋浴

日月而涵乾坤長風破浪恍若雪山之崩來其勢之  
雄壯信非短文者所能述如太白所謂白浪如銀屋  
者庶可髣髴而始知老杜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  
之句工於模寫情境宛然千載在目也回看湖上則  
青山如畫綠水如天兩兩白鷗翩翩而飛人間勝槩  
萃於此而盡矣洞庭瀟湘安得以揚其奇也蓬萊方  
丈又何必勞求哉左顧右眄若將羽化而登仙臺上  
有蒼松數十株而困於蒲蘇不能自奮叢薄間又有  
作舍基址問于金千揔則曰潛谷公之莅是州也到  
此而歎名區之汨沒植松杉而構小亭亭已浹而松



猶存無人培養不能長成云岳君使從者入村落廣  
求鋤鎌而歸盡除雜木之藩鬱者則島上洞然成一  
爽塏而松之形亦偃蹇穹窿反走蛟龍之形矣薄暮  
有恠氣自海中起須臾遍天地不能辨咫尺遂回泊  
沙岸東踰一峴宿漁子家夜半起詣海上具兩小舟  
棹向國島五雲遠連天海茫茫然無所見頃之海水  
鼎沸紅光騰起日輪如火盤歛湧於溟波之中一顧  
之間已掛雲天之上照燭乾坤萬里一色恍惚如鴻  
濛初闢混沌始分但瘴氣猶未收不得明見可恨日  
丈五已泊國島有石柱數十条束立大洋中高可數

別雨夜細酌呼韻賦詩

景終即余從姊夫也

細雨挑燈話天涯去住情秋風桂花發一笑洛陽城

秋有別舉約景終上京觀光故末句及之

雨後

雨後微涼生桐陰滿小庭呼童導泉脉坐愛一池清

七言絕句此篇錄戊子至壬寅作

送春

異地逢春又送春浮生長作遠遊人  
生憎柳上黃鶯語喚起江南歸夢頻

詠竹



一峯集 卷之十一 十四  
堦前長揖此君風歲晚孤標與我同最愛小窓殘雪  
夜數聲寒玉月明中

曉思

洞中深鎖白雲高夢逐遊仙到玉京朝罷歸來山月  
曉數聲笙鶴響青真

遊仙詞次許蘭雪韵二首

花間賭罷一殘棋仙島烟霞日影遲風動玉鈴驚起  
夢待童來報宴瑤池

又

桃花洞口彤雲重花下仙郎一笑迎曉起欲參蓬島

百尺而直上或曰屏巖蓋其形疊疊如屏風故也其  
頂各戴一小石如華表柱頭者意者混沌之初融結  
無心而偶成此奇恠耶無乃神工鬼匠召風霆而弄  
此狡獪耶抑亦造物者故欲駭人矚而擲玉柱於滄  
溟之上耶孰陶鑄是孰鑿斲是豈意生於世得見如  
許處也巖之下則亂石堆積而面偶之方如碁局層  
層作一塔梯傍有窟宅陰幽深不可測乃使人明兩  
炬火撐舟而入其中則有異石或長或短皆似削成  
之物而或有中折者或有橫置者倒懸於屏巖之下  
奇奇恠恠不得以詳其理焉窟之內甚狹窄僅容一



一峯集 卷之三 十一  
小舟若遇風浪則皆碎死其中不得生還操身者非  
可履之地也入數十步則海水澄清徹底可見而珠  
蛤之類粲然成五采光輝射目不能正視好奇者入  
此窟則不燃温嶠之犀而海中羣族自不能遁形矣  
余知深入無益也語舟子回船頭而出遂恣意跌蕩  
轉巖石之右則有一土山相背而立中有綠竹被山  
雖渭川千畝未足以比其多也山上有二三蒼鷲刷  
翎而側目雲霄意欲決飛山腰又有奇禽一羣烏衣  
丹趾者舍魚往來相繼不絕亦生所未曾見者杜陵  
詩曰水鷄舍魚來去飛所謂水鷄者豈指此耶由竹

逕而上巖頂則吾東數千里如在目中而浩浩碧波  
極天無際仰面而觀若可以攬日月而摘星宿飄然  
身世已非塵土之人當晚復上舟回棹而返惘然如  
親舊別頻頻回首不能忘矣留鶴城數月入京城時  
時想像依然如夢裏事聖人有言曰仁者樂山智者  
樂水仁智尚且樂山水况我有泉石膏肓之疾者乎  
余年甫舞象能遍踏千里外誠可謂少年之遠遊追  
賦此錄目之曰戊子壯遊言疎文淺雖不能寫出江  
山之趣亦足以記吾遊覽之跡觀者恕之時歲舍己  
丑孟冬之下浣嘉林趙揚卿識



銘

尚友堂銘

數畝之園一畝之宮爰有一人偃卧乎其中松為姿  
而玉為質意不苟而心不俗嚶嚶然古之人古之人  
日逍遙而自樂言尚友之志

又

青青者首陽之薇採而歌者孤竹子兮猗猗者楚澤  
之蘭認為佩者三閭氏兮清風峻節歷乎今而不泯  
兮攬遺編而為涕揮嗟嗟末古之莫我知兮微二子  
吾誰與歸言尚友之人

書

與金斯百書

癸巳冬

昨承手滋足當一晤卽惟鍊况珎相弟腫患旣已濃  
潰庶可平復而餘毒未散浮氣尚鬱運動坐卧不能  
自便雖未刺痛亦可苦也貴文再三復之文暢理順  
意達辭宏無一字傳會穿鑿之態豈三餘勤做之業  
一臧至此歟何丕變若是勇也如弟魯下者固將刮  
眼擊讀之不暇尚何容喙於隋珠之玷夜光之瑕哉  
然鄙意妄以為此若他人哀辭則善矣無間以為宋  
子哀辭則未妥也何也夫文者發諸中而形諸文字



之謂浮辭過語君子所不取也今為宋子哀辭者但當叙其上遺雙親下棄弱妻身不遂名而遽卒早夭其死之可悲者又叙其平日言行之表表可稱者又叙其交游之厚情誼之親其哀傷悼惜之意溢於言而後係以辭而哀之可也今兄則不然文雖富麗專以壽夭貧富窮達顯晦反復論辨有若安貧樂道養德山林其命雖厄而其賢足以傳于萬世者然此即古君子懷寶不遇者之事如原憲輩可以當之豈宋子所能及哉宋子之貧特士之窮不濫者非真樂貧者宋子之賢特士之慈詳者非真傳于後世者朱輪

華轂又未必宋子之所不欲也此等語皆浮華不實設令宋子有知豈不為過也且不佞於文無所識意者哀辭體不如是專以議論為也無乃驟讀太史公文之所致耶不然何兄之文條暢過於前而切實減乎往也然此特文章家之禁忌何足多辨有一焉不得不為兄悉之兄今年二十歲齒尚富矣才稟甚高決非下等人也倘以此時專意性理之學刻下操存之功溯伊洛之淵源接洙泗之流派一變至道以造其極則上可以為顏為孟次可以為程為朱下不失為令德君子已有自得之樂人蒙私淑之惠且其發



於言而形諸文者無非衛道之言其有功於斯世斯  
文固不可量也顧且規規於文華詞藻之末豈不左  
哉古之所謂能文者漢有班楊兩司馬唐有柳韓李  
翱輩宋有歐陽三蘇王曾諸子是數子之為文引物  
連類聘辭博辯大者萬餘言小不下數千百言開闔  
馳驟抑揚頓挫百恠層見衆態疊出使人卒見之目  
懾膽悼心搖氣奪閉口措舌而莫之敢議其為文可  
謂宏且博矣然及究其合乎聖人之旨者卒未有也  
惟韓愈氏稍號知道而未免駁雜之譏南豐發源六  
經而尚有行誼之誦文章之不足尚不亦較然著哉

噫彼數子之力於文也想必窮日夜忘寢食欲工則  
必極其工欲奇則必極其奇以至於博也大也精也  
約也亦莫不各極其奧而後已爾其孜孜用力亦甚  
勤矣若移此於聖賢之學以求所謂大本大原者則  
以數子之才若智其成就為如何而迷不知變卒皓  
首佔俾而後功烈如彼卑也吾每覽遺編未嘗不慨  
然三歎今兄又踵訛襲謬枉用力於不足為之地抑  
何意歟縱使兄文工而奇又能博大精約如數子者  
尚不足多況不必其如數子者乎大文天之生斯世  
也得天地之理稟天地之氣心即天地之心體即天



地之體苟能盡吾性而上達則便與天地合其德矣  
固可以煦濡萬物化育羣生功烈光千古德澤流萬  
世豈不偉也然此達之者之事不可幸而得也窮當  
置然樂道不為物遷讀聖賢之書窮聖賢之旨參之  
理體之心久而無疑然後乃敢以聖賢之旨著於文  
明二帝三王之道述仁義禮樂之說千載之下讀而  
誦之者猶知大本之在此使聖賢之道煥然復明則  
庶乎不負此生視彼徒從事於文藻之餘相誇以為  
能者孰為得失哉且彼之所以相誇者何不過博大  
精約奇工也彼羲文之易仲尼之經虞夏之史風雅

之計孟子子思之書其他聖賢之文日月宇宙綱紀  
萬古者獨不博大精約奇且工哉然聖人者豈固為  
此而後能哉德充於內道形於外吐辭為經矢口成  
文無所用其意而自不得不爾也能使吾之心仁智  
明聖如聖人則其發於言而形諸文字者獨不能如  
聖人乎不此之事而徒欲其能者譬猶塞其源而望  
其流也故其所謂博大精約奇工者以衆人觀之固  
其然也參以聖賢之文不啻若日月之於燭火河海  
之於溝瀆也吾故嘗曰心乎聖賢之學者不期文而  
自文悖乎聖賢之學者雖欲文而卒不可得然則彼



數子者非惟不知人之生也自有大事業又不知為文之道而後之攻文章者口必稱司馬氏班揚韓柳歐蘇輒以為文之至者不亦左哉文者載道之器豈數子之文云乎哉兄近來頗謠於此技弟每勸求聖賢之學而卒莫回豈人輕而言不足重歟然此非弟之臆說乃古聖賢之遺意兄何執已之甚也世之人方馳騖於科舉之文無一人志乎道弟亦未免此習兄之業此技猶愈於弟之不為不可輕發此言其謬謬然之中心未嘗不在此故不得不為兄悉之而倚案信筆不覺其支縷惟兄恕諒顯期白

上伯氏書 甲午冬

一日之內再承下書無蒙下誨諄諄伏慰之餘感佩實深弟之搆䟽非欲廢讀書而在用力於無用也自念以世祿之臣生丁衰季目見危亂之禍迫在朝夕不忍憤憤之忠思效管見冀裨 聖明之萬一豈有他意於其間哉若無求言之 旨而妄自投䟽則固不免越位謀政之誚今則 聖上因雷變手丁數百言令臣隣士庶極言不諱丁寧之 教不啻若耳提面誨讀未終行涕幾欲零士生斯世不於此時陳所懷更待何日乎昔張齊賢以布衣上十策於宋祖程



一峯集 卷之三 二十一  
叔子以布衣上書仁宗勸行王道陳同甫以布衣四  
上書於孝宗金寒暄以布衣上書 成廟請誅妖僧  
南秋江亦以布衣上書請復昭陵此數君子當無事  
之時未有求言之 旨而尚自如此矧今國勢之岌  
岌非若數君子之時而 聖明之教復若是丁寧哉  
弟平居行事不能合於中正者非止一二豈獨於此  
事而能合中正哉然血誠憂國慷慨陳章猶不害為  
直士雖聖人復起必哀而恕之豈深罪於狂狷之言  
哉且士之讀古書非為他也直欲立身行道濟世澤  
民而時有不可事有不合則捲而退藏樂聖賢之道

而獨善其身是乃士之道也今弟則不然當危亂之  
世既不能高蹈遠引翬然自樂如古聖賢顧且摘抉  
章句區區求升斗之祿於有司與其屈首科闈決得  
失於一夫之目無寧直陳狂懷於吾 君絀纊之下  
俾 聖明知有愛君之忠令奸究知有折檻之直且  
使吾東數千里之民小蘇其生庶可矣決意構上今  
承下教若此此無非憫弟之狂哀弟之癡誠心止之  
使不得罪於聖人中正之道也弟何敢強違妄自蹈  
於不測之禍哉即撤不搆自明更讀鄒傳為計而滿  
腔忠憤抑而不洩徒自仰天唏噓而已立伴走草萬



不能一伏惟下諒

擬與李兄善裕書

善裕於吾為丙申夏再從表兄

畏日不敢出跽步阻奉一至此極古之所謂咫尺千里正謂此也庚炎尚酷卽惟兄動靜有相弟一發狂言羣詆衆攻喧天之謗日叟叟於耳此亦數耶昨見兄抵斯百書以弟從斯百而得見困得有所謗議多有愠懣之語弟竊惑焉夫趙公之改註經傳者豈嘗以文公之道德為不足尚也以其所以註釋經傳者猶有所未盡也弟之致疑於趙公者亦豈敢疵公之實行為不足貴也以其所以改註經傳者大逕庭於

文公之說無可取信也弟之不信公說猶公之不信文公之說也若以弟為謗公則其以公為謗文公可乎噫若使公果崇信文公也則文公之註釋經傳者極至而無餘蘊矣譬如太陽中天衆物昭晰幽者以顯微者以著質之乎前聖而無疑傳之乎百世而無疑以中朝言之雖以許魯齋薛敬軒之宏師宿儒敬之如神明以我朝言之雖以靜菴栗谷之高明英達退陶牛翁之沉潛縝密尊之如父母不敢有一毫異論而至於公始乃昌言曰文公之說多有可疑吾當改之任意鐫削無所顧憚崇信其說者亦嘗如是哉



兄嘗見其大學後序及誠意章下註弟之言果有一  
毫誣公者乎否乎如以公之學問識見有加於向六  
先生直軼程朱而上則吾不知也不然弟之信文公  
而不信公說者有何足怪也嗟夫世之人解頤游口  
揚臂抵掌必欲公享俎豆之奉者豈能知公之道之  
高下學之淺深言之是非而自伸已見哉或有傳合  
時議馳逐下名而鼓動之者或有內不誠服外休謗  
言而強從之者或有情親義厚期欲尊崇而張大之  
者弟雖魯莽庸拙無所知識然在已屈人隨波靡然  
以圖免衆咻之所困心有所不忍為也且弟有所未

曉者也我朝名卿如白休菴之堂堂大節終身勤學  
者栗翁所嘗許也如鄭守夢之提掖後進標準儒林  
者國人所共稱也未嘗聞館學之上奔走崇奉創建  
祠宇而於趙公獨然豈二公之學行事業有不及於  
趙公而然耶抑二公之後世代既遠子孫浸微無所  
貴於世而趙公則能有二公之所未有者為世之所  
貴而然耶是未可知也噫公之說果是也則雖舉世  
非之後世必有是之者公之說果非也則雖舉世是  
之後世必有非之者今日世人之尊崇與弟之不信  
者百代之下亦豈無一線公論哉但世之齷齪者固



無足道而以兄與汝良兄之公心愛我者亦不能無  
疑則弟安得不一陳白以破兩間之阻隔也惟兄平  
心恕亮毋靳一字之覆以開愚蒙且傳示良兄俾知  
弟心之本如此也餘非鉛槧可既姑俟後日不究  
去年冬余從斯百得見趙公所著大學困得與朱  
子章句大相逕庭而誠意章下註尤甚無據至其  
跋文則曰余作此書沉潛反復三十年終不知朱  
子之說之為是愚之說之為非其學之無所得而  
言之僭妄有如是者公雖內行淳謹余固不聽其  
學今春書院之議大起而時之所謂士類者力主

其論舉朝靡然從之雖或有心知其非而口不敢  
言者於是右相沈公為院長吏判金益熙以下諸  
大夫為文官有司館學知名之士為儒生有司者  
亦數十餘人出文諸生要出米布扶助而余名亦  
在其中答書其下曰雖欲依示其於崇信朱子何  
羣情大駭謗議喧天極口醜詆無所不至而閔著  
重李商翼一隊尤峻遂至館學俱起削儒籍或稱  
以敢肆妄論詆毀先正或稱以妄詆公議得罪儒  
林甚可笑也善裕亦峻論之徒抵書金斯百答其  
示余因得余作此書欲與之疑其涉於自辨不果



送蓋困得善裕家冊而斯百借來也 趙公盡  
改四書二經云而余所得見者只大學困得也

與金斯百書 戊午

卽候台起居萬重接見朝報再昨 引見時首相以  
號牌之不當罷至謂之廟堂之上無一異議者云弟  
曾見台意力主當罷者之說台獨非廟堂之一乎目  
今旱災孔慘民命將止縱使得雨時已晚矣此豈騷  
擾農氓使不得服力南畝之時乎逃故之當蕩滅必  
欲不減號牌之不當行必欲強行未知宰相與百姓  
有何仇怨而必欲侵困失所而後乃已乎台於此際

不可無一言望台毋以小異廟議為難必以國計民  
憂為念或陳疏或請對力言逃故之當滅號牌之當  
罷毋誤此大機會如何如何以布衣而刺口論事古  
人所譏而曾見朱夫子於知舊宰樞往復書疏未嘗  
不以國事惓惓相勉今弟於台兄何嫌何疑而不盡  
言乎惟台恕諒不究

序

奉送春沼申丈之任狼川序 癸巳春

春沼申丈以國子典籍出守關東之狼川狼古貊墟  
也臨行要余一言以贖之余拜而曰諾公嘗聞夫天



與入之道乎天之道不能常盈而無虛入之道不能  
常顯而無晦故天有否泰消長之數入有用捨窮達  
之理是知虛倚於盈晦朕於顯二者迭代未嘗獨存  
也故曰虛者盈之本也晦者顯之基也虛未始不為  
盈晦未始不為顯如其洞乎盈虛之數達乎顯晦之  
理貴賤榮辱無足以膠其中而易其心者豈非全德  
君子也歟今先生以瓌璋倜儻之姿服家庭詩禮之  
訓才甚高學甚博演而為文章詞翰者又甚富且嘗  
擢高第而登雲衢矣世之望公如鳳起鵠立謂將歷  
金馬上玉堂以羽儀 王庭輝映一時者非朝伊夕

也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始斥而放于田野中叙而處  
于散班終麾而困于簿牒之間文足以振一代而不  
能售於時學足以輔 聖德而不能安於朝才足以  
當大任而屈跡於一縣之小此固公道晦之極而悲  
憤忼慨之士不能無憾者也公則不然顧乃昌言曰  
臣之事君惟所在致命焉內外燥濕非所計也况古  
之君子蘊不世之德勵拔俗之操遭時屯厄沒世無  
聞者有之今吾幸際 聖明身佩專城之章狼縣雖  
小有民人焉有學校焉可以行吾道澤吾民仰答吾  
聖君之恩豈可以州縣之勞人而有所芥滯也怡然



一峯集 卷之三 三十一  
就道略無幾微見於顏面嗚呼公之於曩也可謂值  
道之顯也於今也可謂值道之晦也曩不見公之喜  
今不覩公之憾若公者非所謂全德君子不撓於貴  
賤榮辱者非歟雖然虛之極必反於盈晦之極必反  
於顯看公今日之晦比如天道之極乎虛也安知異  
日之顯又不如天道之反乎盈也吾於是益信夫今  
之晦適足啓後之顯而後之施公之才學若文亦符  
於向所云者無疑也且吾聞之狼之邑介乎春州之  
傍地僻而務省名山異水琳宮寶刹往往而在黃堂  
朱墨之暇究墳典討經籍以造乎宏中彪外之域時

因小輿訪高躅於山翁釋子談因果公案而證其空  
時復跌蕩於巖秀壑流之間噓吸雲霞睥睨天地滌  
萬古魂魄之肖窮一時汗漫之游則公之才雖不因  
是大施公之學將因是益博公之文將因是益富海  
涵岳峙與司馬子長上下千載矣若是則卽公今日  
之行雖謂值道之顯亦可也小子書是而歸之冀以  
贖公之行而塞公教也

贈申君瑞明序 丁酉春

瑞明勉乎哉古人言君子尚德小人尚口德之不懋  
而惟口之是誇鮮有不敗焉者矣瑞明曠夷坦率於



交際有誠德不可謂不有也但素喜燕趙俠士悲歌  
感慨之風務為博辯大談以壓倒天下士為事不肯  
屈首服聖賢訓以求為純行君子是比世之庸衆人  
有間其終或歸於尚口也耶嗚呼忠信以持之謙恭  
以濟之行之惟篤而無徒言為也吾之告瑞明止此  
矣瑞明勉乎哉瑞明適百里外而必欲得一言相規  
意非徒然吾故書是以歸言縱朴陋乎抑亦有補於  
瑞明之德者歟瑞明勉乎哉

雜著

書甲午疏草後

丙申

余小也不自諒慨然慕王仲淹范希文之為人見國  
家闕失生民困戚輒慷慨泣下常欲抗章論列而未  
有路也歲田午冬因雷變自上手教求言辭旨懇  
惻遂草數萬言將上之際伯昆上庠公作書切責余  
不敢違仍棄置不果上今朝偶閱舊籍見之展卷一  
讀語多矯偏亢厲雖傷於切直乎忠儻所發亦豈無  
一二可取者噫使此疏上而幸蒙察納採施政教則  
民之受賜多矣或牴牾 聖旨橫罹竄斥則私門之  
不幸極矣余之欲上伯公之止之或緣救時之急或  
出明哲之戒各不無其意而竟使疏本深藏廢棄於



篋笥之中徒作一空紙而已則豈置余之慨惜實民之無福也乃喟然而題之時歲舍丙申暮春之下斨一峯識

推考緘答草

庚申正月除溫陽二十五日辭朝引見

于熙政堂諫院以越職言事啓請從重推考

再啓蒙允因批詔頒赦蕩滌不勘

云云臣本空疎迂拙百無一能而惟是愛君憂國之誠根於天性不能自抑向在甲寅年間妄陳愚懇之見敢論軍國之事矣不意四五歲後因此薦致謬

恩橫加直叙六品前後除官非止一再臣雖緣疾病在身不能奔走供職而啣恩感激殞結為期目見當今朝著混淆而不靖民生困悴而難保邊圉空疎而無備仰屋長吁不勝慷慨思欲一徹天聽而未有路也適當此際猥叨郡寄而復於辭陛之日幸蒙引接之寵親承玉音之丁寧諭以別薦而差遣臣於是衷情益激感涕自零仍念臣昔在閭巷布衣尚且封章而論事今於咫尺威顏何忍結舌而無言且臣伏見宋臣朱熹每於州郡差除若蒙賜對則輒以短劄面論時事臣嘗感歎竊欲慕效而今臣所遭



實與此同臣妄意古人之可學不知今時之難言敢將正朝廷安萬民固邊圉之說反復陳達而語無倫序自不覺其荒雜之歸志切匡救終難免乎僭越之誅傳旨內辭緣惶恐遲晚

示兵判金斯百戶布便宜十條

我國京外軍保逃故兒弱之徵布為民巨弊久矣廷臣有建白 筵中請下大蕩減之典而公家經用將匱亦無以善其後矣議者或請廣括閑丁以為充補支給之地或請計戶出布以為平賦均役之制各持其說久未停當愚以管見亦有一得謹具戶布便宜

十策條列于左以備當路君子財擇焉

一諸色軍保身後太重多者出三布小不下二布而如三南土厚之地則中歲一布可直米一石餘一人歲供數石米固已難堪而良民若有子四五人者則一歲所出幾至十布十布之直多至數十石哀我小民何以保其生乎逃散相繼由於身後之太重隣族侵徵由於逃散之相繼而白骨兒弱之徵布尤極無謂今若計戶出布則民雖有子四五人者一歲所出不過一布而已其視一歲十布苦歎懸殊不啻天淵矣凡隸軍保者莫不懽欣鼓舞如脫水火之中而措



一 卷之三  
三十一  
衽席之上流散者率皆還集而物故兒弱之徵布不待蕩滅而自蠲矣此一便也

右論身後太重

一三代以後賦民之法惟李唐粗庸調法最為近古便民而所謂庸調者不過絹二疋綿三兩而已我國則田稅雖輕而貢法稍重又別定良民而號為軍保一口所收多至二三布則其視庸調絹綿之制不啻倍蓰而法亦無名今若計戶出布則實是戶調之遺意民賦頓輕而法制亦善可以垂諸永久而無弊此一便也

右論法制便否

一五衛罷後如訓局御營等諸軍門長第建置凡號良民皆編於諸色軍保除本兵騎步軍保外其他雜色軍保其數甚多槩舉而通計之則騎步元軍保戶幾至十二三萬御營軍保幾至十萬砲保幾數萬別隊幾四萬精抄軍保幾數萬忠順忠壯諸衛及外方監兵水使僉萬戶大小營鎮牙兵防軍水卒諸色軍保又幾至十數萬矧其逃故兒弱只以其實丁而數之亦不下三十餘萬之多而所謂諸色軍保者除騎步軍保外或以其出布雇人或以其應募蠲役之故



一學集 卷之三  
未嘗作隊鍊閱而諸道郡縣所謂實軍不過殘弊良賤束伍而已外方兵力之單弱職此之由今若計戶出布則戶雖有數三丁者一歲所收不過一布而丁壯健實之民終歲閑便因前軍簿而籍名團結作隊農隙講閱一如束伍之制則數三十萬精兵可以不勞而一朝坐辦此一便也

右論兵少保多

一凡物數寡者價輕而易備數多者價重而難辦今一戶之出一布一口之收二三布其多寡輕重難易雖三尺童子不待多辨而可知矣難備則難持難持

收殺也今若上自公卿下至士庶凡號良民無不計戶出布而使士族無蔭之類別無降定軍役之舉則彼既不失兩班之名少無所恥又共卿大夫而同供戶賦亦不偏苦其視名隸軍簿身出數布者不可同日而語矣雖有頑悍不良者亦不敢造言作謗而自陷於刑章此一便也

右論無蔭士族出布

一本朝定制最重功臣凡係功臣子枝者無論遠裔末屬皆隸忠義宗室子孫亦無問庶賤率補忠義而任其閑便國初則錄勲僅數三年代亦不久遠故功



一峯集 卷之三  
臣子枝旣不多而宗室子孫亦不甚蕃矣今則三百  
年來錄勲多至二十世代亦久遠故功臣子弟及宗  
室子孫之名隸忠義者幾至五六萬其中冗雜卑賤  
之流可定軍役者其數雖甚衆 國制旣如此今不  
敢輕議變通以取咎怨而至於通同卿大夫而戶供  
一布則彼亦無辭而可避矣此一便也

右論忠義出布

一我國良民軍保居多而諸色軍保出布者水軍為  
最重砲保騎步兵保次之外方牙兵防軍諸保次之  
御營軍保別隊保最為輕歇而此亦一歲所出米幾

至一石則其視一戶一布之輕迥然不侔矣若行此  
法則凡隸諸色軍保者其歡欣鼓舞有不可勝言而  
京外無蔭士族之得免軍役只供戶賦者亦皆竊自  
為幸小無所怨獨知大夫有蔭子孫及儒士之業文  
應舉或叅初試或為生進者及武舉出身醫譯市井  
之徒必以為苦不無謗議而此亦有說我國士族有  
異中華簪纓子孫世業稍優者則其臧獲田宅與凡  
民懸殊醫譯市井之民富戶亦居多居其國而食其  
土之毛終歲間便兩戶供一布以給公用固有所不  
敢厭憚者矣况武舉雖異文科旣已出身事 主生



一書集  
卷之三  
三五  
進幼學雖在章布是多世祿之裔讀書之士縱非富  
戶亦豈有以一戶一布之供而遽懷怨國之心哉此  
則必不然而惟是單丁挾戶最甚貧殘者雖似可矜  
而此亦并兩戶而收一布則其視軍保之身出數布  
者苦歎亦迥別矣至於孱病廢疾者及鰥寡孤獨別  
錄成冊始不舉論則其於一國臣民殘盛廢病之戶  
無不均便矣但公卿大夫以下凡諸時仕者不可下  
同編戶有所徵捧而旣以戶賦而為名則不為區別  
通共行法一如田結大同之制無論貴賤計結出米  
者亦無不可矣且末路人心澆薄日甚先自卿大夫

而倡始一以慰舉國士庶之心一以塞罅罅浮議之  
口是亦一時權宜之不得不爾者也大槩王者之愛  
民一視而同仁國家之制法均平而齊整豈可牽制  
於遊士倖民豪猾武斷者之浮言橫議一任其閑遊  
自便不供一戶布而乃反毒痛小民刳膚推髓使之  
流亡四散而莫之恤乎此法之行悅者衆不悅者小  
初雖有小小訛議而過一二歲之後則自底帖然矣  
此一便也

右論公卿以下齊民出布

一逃故兒弱徵布之弊為今日生民之大害民窮失



一峯集 卷之三 三十六  
業如陷塗炭若不汲汲變通以解倒懸則土崩瓦解之患可指日而待也今日大蕩滅之典不可不急講亟布而不均賦戶布只行蕩滅則逃故兒弱徵布之弊雖得蠲祛而諸色軍保身後之重一如前日無以大慰民心大寬民力而且軍布所縮其數甚多國家京外費用無以支給矣議者多以廣搜閑丁一齊充補為言而今日良民皆入於諸色軍保無役閑氓百無一二近十萬閑丁從何處搜得乎所刷出者非無蔭士族則不過兩班庶孽入作遊民而無蔭士族之不可猝定軍後或生意外之變如上所論至於庶

孽遊民則非但其數無幾且其搜括充補之際入路騷然人情恐懼巧避逃匿究局甚難初欲惠民而反歸厲民舊弊未及祛而新瘡又有甚焉假令搜括充補一如議者之言身役既重無以支保十數年後流亡絕戶之弊復如前日此豈良法美制隨時善變通者乎若行戶賦之法則十數萬疋之布一號令之間可以坐辦法之簡易要約莫踰於此而行之於末路繁文之時尤為便好此一便也

右論閑丁難括

一國家戶籍之法每式年一修正而若無大變亂大



一峯集 卷之三  
侵飢則生齒漸繁而戶數隨增戶數既增則賦布亦隨而加焉賦布既加則國用周足而自無不給之憂矣且籍戶之規計家成冊其人雖亡而其家自在則出布如前非如物故代定者之煩擾難得也此一便也

右論戶口增息

一軍保身後之重為生民之痼弊逃移流散侵徵隣族自祖宗全盛時已然而至于今日而極矣民窮既甚民心已離居常怨詛小無愛戴之心險有變亂則此輩皆起為盜所在劫略而無一衛國之士矣豈

則囚繫捶楚之威不得不施而其終歸於浚民膏血而流亡四散易備則易捧易捧則不待號召之煩剋期畢納而其終歸於制產活民而安居樂業其法之繁簡好否利害得失又不待智者而可以了然矣此一便也

右論收捧難易

一國朝舊制雖是閹閹子弟若非業文應舉得參發解者則率皆定隸於忠順忠壯諸衛身出一布無一倖民昇平既久國制漸弛且屢經變亂專事姑息至於今日則凡號士族者非獨卿大夫子孫雖鄉曲品



官莫不自稱兩班閑遊無事未嘗出一尺之布以供  
身庸而國家之侵徵毒虐獨遍於小民議者多以為  
弊瘼至此不可不變通有蔭者雖不可猝補諸衛無  
蔭者則搜定軍保以分民苦無所不可云此言雖似  
有理深思則實有不然者我國風俗素貴士族雖其  
庶類孽流與常漢自別而至於軍保則身後甚重故  
雖常民亦且抵死圖免今以數百年任便閑遊之士  
族一朝驅而降定軍保則其憤恥怨恨詛謗 國家  
有不可勝言而末路人心之生變亦大可畏以今日  
國綱世道決不可諉諸 國制而猝然輕舉終莫能

不大可懼哉今若特施大需亟行戶賦之法則數十  
萬蒼生無不感戴德惠浹骨淪肌平居而有親上之  
心臨亂而奮死長之義矣如此則非但坐得數十萬  
精兵亦可坐得數十萬敢死之士矣深識遠慮之士  
為國長計者捨此奚以哉此又今日戶賦之不可不  
汲汲決行者也此一便也

右論得民死力

大抵常人之情不深究事理徒以新制為不便一口  
唱議百人和附雖使三代明王復生今日其頒行良  
制亦不無嘒嘒雜說此何足顧恤惟在上之人詳



一峯集 卷之三  
究利病斷然定行不為浮議所撓奪耳易曰窮則變  
變則通程子曰民生之理既窮聖王之法可改真西  
山曰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  
述也今百年痼弊為殺良民之烏喙大命近止而不  
思所以急救又有神方良劑可以立活者而環顧持  
疑而不能行徒曰新制不可輕頒舊弊不可猝革坐  
視國家之將亡而茫然無所措手則其可謂善持守  
乎抑可謂善變通乎當路君子如有得此說而行之  
者我國其庶幾乎  
一峯先生文集卷之三

一峯先生文集卷之四目錄

祭文

祭伯叔母盧氏文

祭堂叔北谷趙公錫馨文

祭春沼申公景文

祭大岳君潛谷金相國堉文

祭沈伯衡機文

祭洪子疇文

祭聘君歸川金相公佐明文

祭東涯金侍郎震標文



祭伯氏九峯公文

祭息菴金公錫曾文

疏

館學請栗谷牛溪兩先生從祀文廟疏

第五疏

鳳巖書院請額疏

辭直叙六品拜尚衣院主簿疏

論

尹和靖迎觀音論 安石錄於名臣論

既亂易治將亂難治論

一峯先生文集卷之四

祭文

祭伯叔母盧氏文 丙申秋

嗚呼叔母之入吾門三紀于茲矣小子之生乎世今亦二十有三載矣京鄉邈然尚闕展拜茲固勢之使然在小子不敏之罪安所逃也往夏季父奄逝於湖庄慘慟未艾叔母之訃又以今春至天胡偏禍吾家降酷罰至此也承訃之日妹病濱危不得奔哭於靈帷今當卽幽之期身又沉綿床褥未由繞坎而攀號豈但小子抱恨終身抑恐長逝者魂魄亦有憾於冥



真之中也南望長慟涕泗無從謹具菲薄之奠千里  
薦誠靈其有知庶幾歆格嗚呼哀哉尚饗

祭堂叔父杜谷趙公文 丙申冬

粵我靈宗顯自麗始簪珥相襲蓋數百禩逮入 聖  
朝光耀采紈累葉連科世所歆艷式至曾考誕揚厥  
聲魁選上庠舞夏之齡旋擢巍第鳳儀 王庭與望  
藹鬱衆莫與京惟從伯祖妙年成藝豈惟冠會并魁  
于解重攀蟾桂再儋皇華獨騫騷壇居然大家婦孺  
亦知竹陰之號公懋世績夙蔚詞藻繼冠會解若執  
左契一猶為難矧至于再噎傳一代壯元三世公有

廣文浩瀚闕踔鋪張大篇寂寥小作俱優並能固不  
適宜一第何難領摘之髭孰云命謬竟不售時馮頭  
易白杜汁空富人而胥媚鬼亦旁妬疇將一命強來  
相嬰公笑不應視一髮輕棲遲丘壑富貴浮雲咀嚼  
風雅浸滂典墳臨池弄墨若有神得楷雅整飭二王  
之則花朝月夕竹院松塢興來倘佯其樂浩浩揮毫  
促觴短詠長句揚扝今古睥睨宇宙雜以調諧風流  
曠發身困道亨衆勞我佚謂宜耆老尚以有為神胡  
不相遽至於斯惟我嚴君與公為從怡愉湛樂若親  
伯仲小子自孩視公親叔公又撫我不間已姪諄諄



教誨警覺提撕情義之篤卅年于茲昔公有疾余嘗  
往候真元未鑠容彩若舊霧露之感醫視不劇勿藥  
之慶非朝伊夕城南巷北路頗阻修恟寒龜縮衣不  
頻摳傳聞公疾比昨稍苦方欲馳問遽先承訃驚呼  
出門鞭而疾驅未及升堂涕泗交流昔我問公公必  
我罄今我呼公公不我應撫殯大慟白日無輝嗚呼  
有才無命昔人所悲豈如我公百不一試有文有筆  
誰之不似既嗇其壽又靳其位天耶人耶是孰之使  
日月荏苒佳城既卜靈車將引素幔將撤庭梅欲折  
孰嗅其芬床書連屋孰開其塵一杯薦誠萬古長訣

靈其有知庶幾來格嗚呼哀哉尚饗

祭春沼中公文

維歲戊戌春二月己丑嘉林趙顯斯謹以酒果脯醢  
之奠敬祭于故春沼先生申公之靈哭而侑之以文  
曰嗚呼天之所以福善禍淫之理久已爽矣世所謂  
賢者恒夭而不肖者恒延才者常斥而無能者常顯  
不佞於曠世士聞有如此者嘗自悲吃糠慨悼惜而  
不能已豈意於吾公親見之哉方公之少也秀爽灑  
脫如鏗之發矚如珠之剖蚌人望見其炯然之光燁  
然之彩蓋莫不以連城千金以待價矣出而校藝場



屋舉軌屈曹偶一戰而魏選上庠繼鏢第而展步雲  
衢錄玉堂講 震宮簪彤管而立人主左右駸駸向  
晉用意將陟膺仕而葉大鈞以筌鏞治道黼黻三敵  
也孰謂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始斥而徬徨田里纔叙  
而棲遲下邑卒使之顛頓困躓於陰風朔雪之地泣  
未踐乎給舍年纔及於疆仕而遠齋志而沒使朋徒  
叩心志士釀涕直欲訴蒼蒼而不可得嗷嗷呼瓌璋  
凋儻軒豁蹇開氣蓋一世而衆莫能抗其雄心超千  
古而人莫得窺其涯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慢有  
李長源之奇而不至於誕衛叔寶之澹而而飭之以

禮私叔夜之高也而濟之以和披襟宴坐雲水自在  
翰誠接人表裏洞徹則公之為器不可謂偉乎旁搜  
遠紹妙契默悟究經世而闡康節之奧晰範疇而闡  
仲默之邃該乎典墳蔡伯喈之多識也博乎物類張  
茂先之洽聞也大而古今興亡之變小而人物出處  
之際著而禮樂刑政之屬微而名目度數之末洎乎  
律曆卜筮歧黃莊釋之訣無不提綱絜維鉤幽探玄  
疑之者來解惑之者求辨偏者驚全隘者望洋則公  
之為學不可謂博乎才奧蓄優黜靡祛陳精深而綴  
密峻發而道逸根乎六經軌乎兩漢文之以諸子響



之以騷選嘑柳州端明而剝其榮扼滄溟奔園而拔其髓其光芒也如入波斯而琳琅珠貝炫煌奪目其裁雅也如會公朝而冠冕佩玉鏗鏘中規則公之為文不可謂宏乎世固有嫺飾其外荏蓄其中乘時附麗詭遇或遂者率皆縮黃轂朱擁鼎軸而居巖廊揚揚自為得志而若公者顧乃擯棄敲撼偃蹇落拓終不借上林一枝棲世固有迷塗面墻適埴冥行高閣前經解頤當世者率皆陞石渠闕木天從容論說於廣廈細韁之上而若公者顧乃閉戶深居獨講家塾私相傳授於問字一二徒矣世固百鄙俚其辭軋茁

其句金根莫辨魚魯亦混者率皆掌 王誥撰國命登詞壇而立赤幟若公者顧乃風呻雨喟醉罵愁囂徒自鳴其不平之氣而已至若所謂年者在天不在人也而亦不能踰乎四紀長衢萬里中途遽摧者茲曷故哉曷故哉豈人之所好天乃不好而人之所不好者天乃好之人之所榮天乃不榮而人之所不榮者天乃榮之耶抑天之與人不能全備畀以高才羨質者不與以壽考爵祿畀以壽考爵祿者不與以高才羨質也乎抑才高者人媚質羨者鬼妬陽擠陰剝摧折沉埋而惟天之冥冥漠漠無所宰於其間耶



抑天與人鬼皆無所用力而別有所謂莫之為而為  
莫之致而至者耶不然卽向所謂福善禍淫之理久  
已爽賢者常不延才者常不遇者是耶嗚呼顏回夭  
而跖躋壽柳下黜而彌子進則茲獰從古已然何獨  
於吾公而始疑哉然彼之窮夭困瘁者雖厄於一時  
而其名與萬世而不朽壽貴利達者雖顯於一時而  
不旋踵而名磨滅與蜉蝣蟻蠓無異若然則公之位  
與命雖厄於今公之名則有百世不亡者存矣公又  
何悲抑又何憾也公方且乘雲氣御冷風蟬蛻溷濁  
而浮遊於清都絳闕之上矣俯視吾輩切切於壽夭

窮達之際悼其文之不售學之不施器之不用相與  
拊膺而嗥技涕而吊者得不以為妄而笑乎嗚呼噫  
嘻小子終有所不能自釋而若恫瘝吾身者矣小子  
於公為戚屬而居比隣公又與吾嚴君友而兄弟若  
者也不佞在髫鬣公已撫而愛之不佞纔辨字公又  
提而教之居未嘗一日不相面則公固視不佞如已  
姪而不佞視公亦不啻親叔矣當是時公方有重名  
於世世之趨下塵丐膏馥籍公自重者踵相比也公  
不暇與稚昧者言而余又時尚小無所知識雖親愛  
公篤至不知公之器與學與文之如何徒致敬公而



已及公為世齟齬蹭蹬而不偶向之沾沾媚公者輒  
反眼若不相識不引手一抔反擠之穿而又下石矣  
公遂無復意於世而余亦稍長有蠹測每拜公輒矐  
公器守叩公文學則今世卽不論也求於古亦鮮有  
當公者不佞遂日益敬服公而公亦不以不佞為不  
肖無忘年輩而辱與之獎許日是不佞出輒造公  
拜床下而公亦見不佞輒欣然色敷腴斟酒引興輸  
寫靡羸或出示瓊汁或命進拙構或析性理或譚世  
務或甄別智愚或評隲詞章上下數千百載升降污  
隆之由而疊疊莫厭蓋朝而不知日之夕夕而不知

夜之夙也方其得意酣暢淋漓顛倒嘻笑悲登揚托  
風塵睥睨宇宙舉一世而莫有當其意者其見流輩  
而詡詡強笑語者特糝耳糠耳惡足知公之什一也  
不佞性狷偏伉拙心否者舉世趨而獨背心是者舉  
世非而獨行坐是雖冠布衣褐不與世論而謗議已  
不勝其嗷嗷矣雖於公言若有逕庭不相符者亦不  
敢強意苟從而公亦不以此為尤輒進而語曰違乎  
衆而獨立是直已也與余言而不苟合是相規也是  
汝之長是可嘉也時又戒其徑情率意或挑災咎則  
是公無一二資於不佞而不佞之為公所包容久矣



一學集 卷之四  
今公已矣不佞縱寓形骸於人間世孰從而質難問  
疑孰從而抗議縱論孰能容吾狷而不余訾孰能警  
余過而不我外哉蓋自公亡居則悄然若有所失出  
而茫然不知所適矣曷為不使我失聲而慟仰天而  
眺以小洩吾悲也乎當公之疾革余往候視形神已  
脫無復可為潛自拭淚而歸惟冀善良之或獲其報  
公竟不吊而不能起矣不佞所以為公盡謀者惟在  
從棘人而哀集公遺編庶不泯沒而無傳及聞公嘗  
謂世無知我者我沒而能經紀我事行不失其實者  
惟某也云則哽咽愴恨益不能為心豈公親我篤愛

我備不自知其非其人而偶有此云云耶然不佞倘  
或賴天之靈學有小進文有小能敢不殫竭駑鈍以  
不負平生之知而小慰公九原之靈也嗚呼言有盡  
而情不可極哭有終而哀不可罄幽明有問此心不  
昧靈若有知想必歆假於余之誠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大岳君潛谷金相國文 戊戌冬

惟靈世襲儒雅天賦忠貞妙齡秀朗玉潤金精研窮  
典墳學蔚行成出遊庠校正論肆張斥邪崇賢士林  
增光乾坤晦塞浩然丘樊樂志衡門富貴浮雲 先  
王改玉首膺刻章分憂百里漢吏之良旋擢魁第誕



一峯集 卷之四  
振厥聲青冥奮翼鳳騫鸞翔何以待公天官玉堂直  
道難容雅望采揚起彼澤畔煥我 王猷舍綸帝京  
季子觀周萬里溟渤一葦遐征忠信是仗視險若平  
石老灘翁後先儷名時丁百六殫勞周旋遼塞藩館  
幾歎獨賢知臣惟君謂公長者超躋御月 聖渥偏  
荷西京卧理政自清淨文翁化成蜀人相慶 嗣聖  
繼明側席如渴爰卜金甌正笏黃閣彌綸叶贊廟謨  
密勿法先均賦思革宿瘼蘇殘一方衆黎涵澤公猶  
為歎欲遍南服排羣特立尺疏屢陳滿紙瀝血常在  
君民雷霆震威公不曾屈侈哆煽訛公寧小恤耿耿

夙夜心拱壯極一片丹悃神明可質嗚呼公年耆耄  
符彩燁然白髮童顏人稱地仙鳩杖洛社謂公長延  
云胡不憇天奪斯速遺章惓惓沒不忘國 九重興  
嗟士流同憾嗚呼公性秉正與世落落抱負雖大十  
豈試一然公在朝屹如喬嶽國有倚毗民賴仰活今  
公一去廊廟淒涼大澤深山虎逝龍亡衮衣皇皇孰  
補其闕赤子嗷嗷孰援其溺秦眷晉撤唐鑑遽失珍  
瘁之痛匪為私哭嗚呼惟公博綜卓焉寡比浸淫經  
傳咀嚼百代旁通堪輿妙契星曆卜命筭數禪史小  
說貫穿無礙若衣領挈紀羅今古緝摩成書編簡秩



秩汗牛盈車况公儉德世尤歆服閱道勵操揚縮固  
節登庸三十始終如一泊然外慕冰蘖同潔今皆已  
矣世豈復覲嗟我小子早贅公門十載同爨情擬祖  
孫提撕警策啓迪蒙昏我飽公德飲醇則醺頃公寢  
疾余亟候視公時委席強病而起謂汝來前詔我諄  
諄惟先之蔭福履逾倫八袞非短三事非早委順乘  
化更何所悲民憂方殷國無定策死生達觀此念難  
釋抽示短簡指誨昭晰反覆商論率裕民食小子何  
知聽伏唯諾歸來嘖嘖歎公精確尚恃康強不日旋  
復曾何日月便成長訣嗚呼昔我謁公威容肅穆今

我拜公虛堂間寂素帷襜襜丹旌孑孑不聞德音惟  
聆哭擗靜念平昔涕泗滂滂義重恩洪銘佩曷忘我  
有雖非我誠則長不化者靈歆我此觴嗚呼哀哉尚  
饗

祭沈伯衡文 走筆庚子

嗚呼昔我與君同長一家君齡差小我齒稍加行必  
隨肩學又同科情義之篤豈宜以親滄桑易變喪故  
連仍落落離居會合難頻及余贅寓又與君隣重攀  
舊遊樂且無央敬君貞操冰蘖之清愛君逸才錦繡  
之腸賦追屈宋詩學李唐寧玉而瑕豈瓦而全每一



有作示必我先更唱迭酬短詠長篇風花之辰雲月  
之宵我往君來杖屨逍遙讀書分燈訪寺聯鑣凡有  
遊賞動則相邀嗟君羨疹自幼已然清羸秀削稟氣  
未完重以勞火閱歲沉綿衆皆憂君惟我獨深然君  
善攝靜以養心脫此紛囂就彼山林庶幾從此勿藥  
有喜去歲季秋余戒行李邈矣任城維南之涘山川  
阻脩羽絕鱗沉兩地離懷對月孤吟寧知一夕遽承  
凶音北望潛涕我心如焚恨不羽翰飛來哭君暨我  
回轅徑造君堂庭館寂寥總帷空張不見玉儀惟列  
豆觴曾何歲月萬事殊昔握手相慟惟君之伯萱堂

日暮君胡不顧宗祀無托君使誰主我昔訪君君必  
驩迎今我呼君君寧我聽嗚呼春陽煦物生意日滋  
君獨一去永無回期床書已塵素琴獨懸觸物愴情  
有隕如泉嗚呼余性狷偏落落寡儔君惟我好和若  
醇醪砌礎碌磨相期進修今君棄我我將疇依每逢  
斯瑞相對嘘唏逝者有知亦必啣悲嗚呼福善禍滯  
厥理靡惑君躬孝悌行不缺一一命未霑又奪其年  
彼蒼者天胡禍君偏嗚呼瞻彼佳城昔君卜築送君  
今歸重會何日千秋淮上水雲空白一盃今夕幽明  
永訣有盡者辭無涯者情靈若不昧庶歆我誠嗚呼



哀哉尚饗

祭洪子疇文

嗟嗟子疇遽至斯歟人孰不死死死孰不悲而君之死  
死有餘悲哀麻至痛之日韋布弱冠之年既無一子  
女可以托後事兮只見孀婦摧殞叩地而叫天此固  
人理之所不堪而天意之不可測者行路聞之尚且  
齋咨而釀涕矧我懷友于之慟而不能自抑者歟昔  
君坦腹寔在壬寅與我相面癸卯之春君視我而猶  
兄我視君而猶弟情愛之篤豈間同氣英粹雅潔之  
姿溫良愷悌之質既端莊以持已復恬靜而寡欲出

然如蘭瑩然如玉業不傳於科臼意實在於向學  
專精而讀書惟日勉乎進益自愛阿妹之得良配兮  
求諸輩行而實罕其匹庶有為於斯世豈無聞而湮  
沒不意微恙嬰體轉成苦疾真元日鑠榮衛日脫或  
疑水土之傷脾亦云痰火之作孽砭炳雜施藥餌無  
補終不得對症之良劑方奈積年之沉痾然君靜養  
而善攝兮實將理之適宜惟冀善良之獲報兮恃神  
明之扶持夫何既加君以巨創之酷罰兮復不延暮  
月之視息哀哀玉折而蘭摧兮直欲訴蒼蒼而不可  
得嗚呼君之病甌余在雲州躬奉湯劑方有色憂沒



一峯集 卷之四 十一  
不得握手而永訣兮歛不得撫屍而盡哀承凶問而  
驚呼策款段而遙迴升瞻丹旆之子子兮我涕橫臆  
入覩寡妹之哭擗兮我心如割世固有暴戾恣睢而  
亦能享頽福而壽期頤者孰謂以君之純明纔踰二  
紀而遽與世違孰謂以妹之順善不有一兒而遽失  
所依念之痛但言之哽塞寧無聞而無見一委之於  
冥漠日不留而月不居兮去寢堂而就窀穸茲陳肴  
而薦酌兮魂庶幾乎來格嗚呼哀哉尚饗

祭聘君歸川金相公文

嗚呼世逃隆古士歆全德或修之家亦壞於國既孝

能忠於我公覲英英戎公邦國之特端凝其資警敏  
其識標格灑落操履方確夙襲庭訓承事翼翼忠養  
既至慎終架篤二連善居子羔泣血奉先追遠盡誠  
盡則隆於友于敦乎媿睦內行克備疇不效服含章  
奮藻試輒曹屈用賓于王聲譽藹鬱一舉登序再舉  
釋褐博學宏辭如領髭摘青冥縱靶晉塗快關玉堂  
天官靡不駁歷臨池藝擅穿楊技絕旣文旣武有望  
有實剖蚌明月發砥新錡騁如駉駉矯若鸞鵠朝儀  
盡傾 聖鑑斯別曰惟汝才荐加寵擢旣超喉司復  
贊宥密專掌機要與議軍國或長御史或都諫列或



教胄子或講經幄裨益弘多顯揚彰徹 嘗守眷注  
位遇益陟粵由銓貳晉踐宗伯乃握中兵乃管南鑰  
戎政墮窳卒情財竭公奮厥庸晝營宵度爰整徒旅  
振肅紀律爰阜軍食儲侍委積敵鍛鼓鑄繕完板築  
甲兵犀利墉壘堅屹赳赳將校戢驕而恪號令一施  
旌旗變色湖制新創左牽右掣公總厥賦式貢均節  
劑量濶狹斟酌緊歇米塩細鎖靡毫不燭綱舉目擊  
較若書 民瘼漸蘇國用肆足損益適宜公私兩得  
公判金吾平允獄讞公帶太僕修明馬復公莅度支  
帑藏羨溢公司大理姦究屏息調護 聖躬公提內

藥賙飢荒歲公主賑活若燥若濕曰難曰劇事有難  
平機有難決咸曰公宜舉以委屬旁統兼領十又有  
六出綜庶務入弘廟略錢穀軍旅一歸管轄簿書填  
委談笑掃却幽隱畢舉小大成適宿蠹藏奸苗耨髮  
擲猾胥欺吏先聲若失人服神明門絕干囑察惟廣  
漢嚴則孝肅世道混濁私意橫塞死黨背公翕訾逐  
逐公獨介立正色措芻意祛偏係心無適莫國耳公  
耳惟正惟直釋回措枉繩律三尺頻頻鸞斯孰鼓簧  
舌公任羣怨不撓不奪恬恬瘖習玩愒成俗百隸怠  
弛衆職曠闕公獨慨然委身不恤曉出夜歸弊情殫



力獎所當葦利所當設一力擔當勇行不輟剗煩若  
甘供劇猶慾奉公征虜盡瘁諸葛積勞成病以死勤  
職惟先相國為時龐碩惠我東氓沒世涵澤公趾厥  
羨克勵克惕君親一念炳然星日備盡在我卒就有  
績以此報塞庶無愧恧 上嘉乃効載旌茂閣倚毗  
日深恩顧日渥位班公孤名卜鼎軸都人拭目佇將  
加額皇天不愆黔黎無祿揖失中流樑折厦屋朝野  
驚動 九重震盪昔公獨賢一身衆責多多益辦遊  
刃恢劃今判而分汗顏代斲公能益著衆口嘖嘖始  
未盡知今乃大覺叔世艱危眇然人物憂虞溢目變

怪層出孰司邦命以防禍孽孰掌邦計以援民溺部  
曲淒涼廊廟寥廓遠邇踈昵齊聲悼惜况余小子早  
歲托迹齒未舞象稚妄昧惑公不我鄙不常婿畜撫  
我訓我授我以學歲在屠雍我踵公趾邈矣鶴城在  
天一角羈旅千里款款晨夕或和瓊汁或陪蠟屐大  
海觀日古寺賞雲跌宕泉石追逐雲月至今夢想山  
水之樂歸來京洛舍我宅側我寒公衣我飢公食我  
女公嫁我子公育我載同炊情擬骨肉我實猶偏有  
或冒觸公自包容不我尤謫我慕公性却掃簡默我  
喜公真絕去嫺飾世稱其才吾服貞白世論其外吾



得聞聞豈不公知而莫我若小子不吊天降酷罰累  
然服斬頑冥不滅公時在問必偷公隙悶我傷我醫  
來藥續惓戀恩義一倍常昔幸有依歸少慰窮憾恃  
公康強謂公耆耄形神雖後善德宜福霧露微感孰  
云猝甌蒼黃寢門公疾已革握手呼公公不我覆視  
天茫茫萬事腸裂英爽遽盡百身寧贖樂樂棘人我  
哀其獨婉婉稚孫我憐其哭國憂民憾斂歸一木未  
風駕霆去何倏忽俵俵人世生意頓索懈蒙一失身  
計焉托僂僂音容恍接金玉寤寐驚感咄咄莫測日  
月不居靈辰遽迫風流已矣九原難作一盃長慟千

古永訣辭不盡情有淚橫臆我者雖菲我誠匪薄靈  
若有知庶幾我格嗚呼哀哉尚饗

祭東涯金侍郎文

嗚呼少長鍾鼎之家生貴甚而不以紈綺自居非公  
之操乎魁 大庭冠上庠馳聲振譽焜耀一世而不  
以科甲自高非公之志乎製錦黃堂口碑頌績不足  
以為公之能佐貳刑曹鳴玉插貂不足以為公之榮  
惟其根柢經傳源委風雅浸灌乎昌黎取裁乎小陵  
詩文兩造華實兼備細素之業炳烺表著而終不得  
以提衡藝苑黼黻 王猷則是豈非國人之所共歎



然而公亦不能忘情於斯者歟嗚呼不佞於公世誼  
雖敦而年輩邈然傾嚮有素而會合差違寅緣姻好  
獲忝登門蓋一再見而傾蓋亶亶輒許以忘年交矣  
余嘗往拜床下公或枉駕弊止斟酒促膝縱談今古  
豪姿襲人爽論豁襟余閱公文而歎賞公索我詩而  
評隲毛皮刮去肝膽洞照相知之深自說當吾世而  
無有兩馬從遊之樂庶期永久而毋替孰謂轉瞬之  
頃倏成千古也歟嗚呼公雖夙抱羨疹而靜居攝養  
將理適宜則公之壽可享期頤矣而甲子未周遽爾  
乘化喬木巨室功存 社稷慶流後裔則公之世可

以蕃衍矣而嗣續之托不絕如縷天道其可恃耶其不可恃  
耶嗚呼呼公為爺則我之息謂我為舅則公之嗣有兒而天  
公若痛割于心繼而有孕公實喜動于色公竟不待而去何  
所之乎嗚呼世道<sup>嗚呼</sup>益危矣時事日以益艱矣安知蟬蛻涸  
浮遊乎汗漫之上是乃大快樂而吾儕之切切脩短相與救涕  
而吊者反不為公所笑也乎嗚呼有畫者生不朽者業不佞  
之所以為公盡謀惟在日後從棘人而哀集公遺編以詔來世  
而垂之無窮也公其知也歟其不知也歟嗚呼哀哉尚饗

祭伯兄九峯公文

維歲次庚申三月庚申朔初十日己亥弟顯期謹具酒果脯



一峯集 卷之四 十一  
鹽之奠敬祭于伯兄故觀察使九峯公之靈筵俯哭而俯  
以文曰嗚呼我兄乎遽止於斯乎嗚呼我兄乎捨此而何  
之乎上而垂白之親在堂下而諸孤幼滿室中而羣兄弟  
友于之樂方隆而兄忽奄然長逝無復係戀嗚呼我兄乎  
捨此而何之乎嗚呼我兄乎其果止於斯而已乎嗚呼貫  
穿經傳涉獵子史究心理性之書旁該稗家之說博雅淹  
通兄之學而守之若虛力追古作兼工駢語專意有韻之  
文極其聲律之精富麗綴巧兄之文而持之若無兄有  
儉約之節而出於天性兄有清白之操而非由外飾任  
字牧則著循良之績居臺閣則有春詔之風侍講 震

呂而殫輔導之誠入處納言而得惟允之稱不喜造  
請而迹斷乎權貴素厭黨論而口絕乎雌黃此我兄  
平昔之志業事行而兄又有心重之德遠大之像儕  
流之所期待一家之所顛望而長衢萬里中途遽殞  
年纔滿乎半百位未躋于卿列嗚呼痛矣嗚呼痛矣  
豈吾家災禍荐臻而天奪兄之速耶抑兄之稟氣不  
厚賦命有嗇不得盡展其所抱也乎嗚呼痛矣嗚呼  
痛矣吾兄弟五人兄序在長弟居其二成與文長又  
其次也兄與文卿聯榜決科早通仕籍弟及長卿蹇  
連不遇屢屈公車成之抱痼病而作廢人積有年紀



一  
卷之四  
慈闈瀟滄之奉門戶維持之計專在於兄與文弟矣  
不幸文弟早夭而兄獨馭歷中外名位漸顯弟敢恃  
兄無憂而棄舉業辭爵祿自適於寬閑矣今兄已矣  
弟等縱留形骸於人間世更將何恃而上慰慈闈更  
將誰倚而維持門戶乎嗚呼痛矣嗚呼痛矣弟之生  
距兄歲僅數歲而近少而同遊戲長而同學業負笈  
而讀書山房觀光而試藝科闈弟未嘗不踵兄後也  
中歲以後兄始宦遊四方時有睽離之歎而別未嘗  
經歲而不相合合未嘗閱日而不相會湛樂也兄雖  
素嗜麴蘖不無隱傷乎然猶強健而無疾病近又罕

進盃酌孰以死生之念而或萌於夢寐之間耶正月  
初五聞兄往宗家弟亦適有微恙不能來侍矣夜半  
猝聞兄臨卧氣塞亟來首視則病已無可為者矣呼  
兄而兄不聞攀兄而兄不知叩心叫天萬事腸裂嗚  
呼痛矣嗚呼痛矣人孰無一死死孰不悲哀而豈有  
半夜之間數刻之內醫無所效其術藥無所施其方  
蒼黃號咷遽決千古者兄今日之病者乎嗚呼痛矣  
嗚呼痛矣弟自失兄後精神茫茫意緒忽忽或獨語  
而咄咄或寤寐而驚惕若存若亡若真若偽疑恠而  
不能測恠况而不能定此弟之潛悲隱痛飲泣疚心



一峯集 卷之四  
日彌久而哀彌深者兄於冥漠之中亦能知此間情  
懷乎嗚呼痛矣嗚呼痛矣弟於兄沒之六日濫被  
朝命復叨郡寄迫於便養不得不強起赴官而纔過  
一旬遠日已迫馳還升堂跪奠一酌但聞諸兒之哭  
擗不聆我兄之笑語嗚呼痛矣嗚呼痛矣老親在堂  
而兄終不顧乎稚幼滿室而兄終不戀乎弟與長卿  
在旁相眺而兄終無聞無寤而百年友于之情其終  
止於今日乎嗚呼痛矣嗚呼痛矣尚饗

祭息庵金公文

嗚呼寬洪沉重喜愠不形人莫得以窺其際涯者非

公之德量乎精深緻密自闢堂奧世共推為宗工哲  
匠者非公之文章乎該乎古今博乎物類經史百家  
貫穿淹通者公之學也殫誠竭智一心循國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者公之忠也勲名蓋乎一世才望冠乎  
百僚以一身用舍而繫國家輕重庶幾如郭汾陽襄  
晉公之於唐家者殆十稔矣 聖主倚為柱石朝廷  
特若著龜三軍戴如父兄四方望如山嶽至於深山  
窮谷婦人孺子亦莫不聞公名而識公忠以為緩急  
可仗者指無有先公屈焉孰謂天奪之速遽出於一  
夜之頃 九重痛棟樑之摧廟堂失鍾呂之重將十



一峯集 卷之四  
投涕而相吊閭巷輟卷而相嗟舉國之人而偃偃然  
若有所失耶嗚呼世末矣人物益眇然矣博學高文  
安得如我公者乎洪量偉績安得如我公者乎孰為  
緩急可仗者乎孰為死生徇國者乎此輿情之所悼  
惜萬口之所同辭而如余絕絃之悲尤有所不能自  
抑者矣余年十四贅于公門公與我年相若也業相  
同也同遊國學矣同升上庠矣講遺經則負笈而相  
與切磋做舉業則共榻而相與磨礪以至嶽寺之賞  
湖海之游關塞之適聯袂齊鑣未嘗不同而同居炊  
爨幾至于三十年之久則真所謂義朋友而情兄弟

若者也公則高才夙達擢魁科而躋膺仕身都將相  
職兼文武位遇之隆舉世無兩焉而弟則才鈍而屢  
屈公車質駁而學無所成性慙而與世抹掇崱嶸落  
拓作一樗散雲泥之隔不啻懸絕矣而公忘其貴弟  
忘其卑相得驩然如在布衣時則公可謂不有孟獻  
之百乘而弟亦竊慕乎樂正牧仲之無獻子家者也  
公在巖廊余勉公以經綸之大公攻文章余箴公以  
道學之真公之勲庸已盛矣而余之勗公者常切於  
開誠心而布公道公之志業已偉矣而余之規公者  
每急於先民憂而後已樂公能知時勢度事宜謀為



施措動審機要而弟則妄引古道而爭辨必謂今時  
之可行濶踈之論常搔拂於公之耳而公未嘗以余  
為不解事而強論事恕我之狂而喜其迂愿容我之  
狃而察其白直雖未盡用吾言而亦能虛已以受終  
無拂忤之意則公真有好善之德而余為其所包容  
久矣今公已矣余將誰從而出意見而論理義乎縱  
使有言孰能恕吾狂而與我之愿容吾狃而察我之  
直乎嗚呼嘻噫從此而世無復有知我者矣從此而  
余出門而靡所適矣少時麗澤之樂思之如昨日事  
而暮歲共勵之志倏然成千古之痛曷為不使我涼

涼踈踈悲填臆而涕橫襟也耶雖然脩短不齊而死  
而同歸者理之常也以公之凝遠而遠先於朝露則  
以弟之孱病而其能久視於世乎遠不出數十載近  
不過十許年相與追隨於九原矣然則與公相離者  
無幾而與公會合者無窮期矣抑又何悲也嗚呼我  
者雖非我誠可格我文雖蕪我言真切有若平昔之  
亶亶于左右者公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痛哉  
尚饗

疏

館學請栗谷牛溪兩先生從祀文廟疏 癸卯



伏以事有當行不可以其重大而有所持疑言有當  
進不可以其煩數而有所顧忌事以重而難行則國  
家之闕典何時而可舉言以數而嫌進則儒林之至  
願何時而可伸臣等以文成公李珣文簡公成渾從  
祀 文廟事始籲於 嗣服之初繼陳於前歲之末  
先後論列罄竭底蘊其於兩賢臣學問之精深德行  
之淳備論議之正大出處之光明而大有功於吾道  
者 殿下既已洞燭無餘而至今 天聽未允盛禮  
猶闕豈 殿下之於兩臣猶有所未盡悉者乎臣等  
請姑略其細特舉其大以更陳必可行之意而屢至

瀆告之嫌有不可暇顧伏願 聖明試垂察焉臣等  
竊惟吾東方性理之學倡自高麗鄭夢周盛於我朝  
五賢臣而卒大明於李珣成渾兩賢臣夫珣之精詣  
獨造妙契默悟洞見理氣之本原剖闡四七之精微  
立言著書皆由自得橫說豎說無不當理質之前聖  
而無疑竅之百世而不惑則雖李滉之沈潛理窟未  
有以過也身任斯道志切當世進而立朝以堯舜君  
民為心退而講學以濂洛關閩自期遠近師尊四方  
風動則雖趙光祖之倡明道學亦無以逾焉若其高  
才遠識貫穿今古偉略宏猷軒舉宇宙氣象言行磊



磊落落如青天白日者則於光祖混尤有光焉真可謂一代之宏儒百世之宗師矣若渾之天資篤實探履端確敬以持心莊以律已講明究窮於格致之地而其見既精操存省察於動靜之間而其守益固知行并進克造高明而又與珥道同志合麗澤是資則正與金宏弼鄭汝昌兩賢臣之同門并世講磨切磋有相類者其所論難義理多發前賢之所未發則又與李彥迪太極諸書同為載道之文而至於尊嚴師道提掖後進其所成就於函丈者或樹風節於危亂之際或植彞倫於昏濁之朝則斯又宏弼以下諸賢

臣之所未有者也之二臣者道足以經世德足以化俗行足以為範功足以啓來生而遇時雖未及盡展其志而沒而垂後果見其道之大行至於今日冠儒冠衣儒衣者猶知聖學之為可尊異端之為可排仁義忠信之為可貴功利術數之為可惡舉一世而不歸長夜之域者皆是二臣者之力也使國家無從祀之典則已國有從祀之典則繼五賢而復享配食之列者捨二臣而其誰哉嗚呼事不當行而輕舉之固有害也事有當行而諉以重大不卽修舉者其害反有甚焉者夫以二臣之道之大德之盛功烈之茂



者如彼其焯焯而象賢之義不舉崇德之典不行人  
無標準士無矜式則臣等恐道學榛蕪士趨靡定義  
理日益晦塞習尚日益汚下君子無所恃而觀感興  
起小人無所憚而革面從善其流之害將至於正氣  
熄而邪說興貿貿焉莫知所之矣豈不大可懼哉  
殿下每以先朝之所未行者今不可輕許為難是  
亦有大不然者夫天下之事唯觀其是非可否是則  
行之非則去之可則用之不可則置之如使無問是  
非不辨可否前王所未行者後王輒不得行則是堯  
舜既往而禹湯之政不舉文武已沒而成康之治不

修也天下寧有是理哉雖以兩臣事言之賜爵贈謚  
宣廟所未行也而仁祖行之不疑賜額予祭仁  
祖所未行也而孝考亦行之不疑上遵二聖之  
盛意下循一國之輿論使二臣褒獎之典大有備於  
今日使聖上重道之誠尤有光於前烈者有何一  
毫之不可哉嗚呼二臣之歿雖遠而二臣之道彌彰  
上自朝紳下至章布景仰尊尚不啻若泰山北斗以  
至遐方絕裔窮鄉晚出之士亦莫不裹足千里上章  
闕下冀見崇報之禮亟行於今日則真所謂公論之  
定不待百年者也殿下何所疑而尚此持難使人



心鬱抑士氣沮澆仰首伸吭叩天關而不知止也  
曩日臣等之再陳疏也非不知曠日伏闕期於得  
請而意者聖上其於兩臣之道學事行固將徐究  
潛索渙然釋悟不待人言斷自宸衷而夫行之隱  
忍徑退將有待也恭竢閱歲寂無所聞若此因循更  
不陳乞則是兩賢臣從祀之典永無望於今日也臣  
等雖欲避瀆擾之嫌而不大聲疾呼於絳纒之下  
其可得乎殿下於一人之進言一事之將行亦必  
廣詢廷議詳審而處之何獨於儒賢莫大之舉諸臣  
奏劄漫不肖記館學陳章一向牢拒惟守一定之見

而不顧舉國之公議也哉伏願聖明亟將臣等之  
章詢于廊廟訪于近密博采諸大夫之論斷然決定  
無復持疑克舉縉儀以修闕典則斯文章甚國家  
幸甚臣等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答曰省疏具悉爾等欲以數請強從而然也似  
為不然更毋來煩也

第五疏

辨南重維等醜正之疏仍請從祀不用

伏以尚賢辨邪人君之大德循公黜私有國之急務  
而辨邪必以尚賢為本黜私必以循公為先邪雖已  
辨而不舉尊賢之典則於何見其辨邪之實私雖已



黜而不循公共之論則於何見其黜私之效哉臣等  
以兩賢臣餒食 文廟事累日伏 闕聯上四章方  
冀曠世盛典亟見於今日不意南直維等恠鬼之章  
掇拾奸兇之緒論呼聚若干之徒黨潛逞蟻射仰玷  
天聰至謂兩賢臣學問粗淺疵累難掩決不可濫躋  
俎豆之列又謂之 列聖必加嚴斥公論終不肯許  
噫嘻亦甚矣人言之不類一至此哉夫兩臣之學貴  
天人行通神明發幽闡妙洞見性命之本原明體道  
用講究皇王之大道致君澤民之志炳如日星繼往  
開來之功昭揭宇宙則真所謂百世以俟而不惑者

也前後儒賢景仰旣極累朝 列聖尊尚亦至而若  
我 孝考其稱兩臣不以名兩以號慨然興懷恨不  
同時則其所以敬慕崇獎之意為如何哉至於今日  
世逾遠而道益彰歿逾久而人益慕內而措紳儒林  
外而八路章甫莫不一聲同辭恭請兩丁之享或千  
里封章或連歲叫閭次第繼起猶不知止則一國大  
同之論於此可見而么麼儉小之徒乃敢簧鼓邪說  
橫加詆誣詖淫自恣無所顧忌噫其心可誣舉世其  
可誣乎舉世可誣 天聰其可誣乎幸賴我 聖上  
淵鑑孔昭乾斷獨運明降痛斥之旨快示好惡之典



譬如太陽中天氛翳自消魑魅無所遁形於昭  
昭之下矣 聖主一言足以破奸究之膽增士林之  
氣定國是而扶道脉矣臣等聚首感歎欽仰 聖朝  
之舉措痛快光明有如此也雖然臣等所望於 聖  
明者豈宜辨枉隱之情黜邪私之論使儉人懲礪無  
復甚間也必也先循舉國之輿論克修象賢之緝儀  
以新一代之觀瞻以定多士之趨向使道學之行大  
盛於今日然後斯為至矣而籲 天浹旬未蒙察納  
不允二字連示訑訑之色曾謂 殿下崇儒重道之  
誠右文興化之志止於此而已乎此臣等所以每奉

聖批彌增惶惑莫曉 聖意之所在也若謂 殿下  
於二臣之道學事行猶有所未悉則先後陳章已盡  
論列而 聖明既已洞燭矣若謂讒言巧入正論莫  
伸則 殿下於一種邪說深惡而痛絕之不待終日  
矣未知 殿下何所疑而尚靳一俞之音不副羣下  
之情使舉國臣隣不無歉於天地之大也嗚呼賢人  
既尊則邪不得以投其隙矣公議既張則私不得以  
抵其熾矣若使兩臣崇報之禮亟舉於今日則媚嫉  
之徒其何從而售讒間也若使一國公共之論早行  
於今日則邪遁之說又何從而干 宸嚴乎邪而必



辨固好矣未若尚賢而邪自屏也私而必黜固善矣未若循公而私自祛也 聖上若不早舉褒獎之典以為興善之方則臣等恐難倉陰賊之說未必不行於日後也豈不大可懼哉嗚呼臣等文辭短拙既不足以述二臣之懿德誠意淺薄又不足以動 九重之清聽緘章屢進徒事瀆擾今日盛禮之不舉實皆臣等之罪也雖然 殿下縱以臣等之言為不概於心而未即允從至於下臣章於諸臣詢其可否有何大難而亦且深拒之至此哉 殿下若以臣等之言詢于廊廟訪于近密博采諸大夫之論廊廟近密諸

大夫之論皆以為不可臣等亦將結舌而退更將何辭而仰瀆於 冕旒之下乎伏願 聖明更加三思快順輿情使大同公共之論得伸於一朝則斯文幸甚 國家幸甚臣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清風鳳巖書院請額疏 代湖儒作

伏以尚賢尊道斯文之先務崇德酬功有國之恒典德崇而莫褒功大而靡報則 朝家獎善之道闕矣賢遠而寢忘道嵬而不隆則儒林尚行之義蔑矣臣等竊惟先正臣贈吏曹叅判大司成金湜以名世之



賢際熙運之朝與先正臣文正公趙光祖志同道合  
首倡理性之學造詣高明德行純粹聲名彰徹四方  
師宗朝廷薦授憲職 聖主臨筵稱歎旋魁賢良擢  
首論思移長國子仍贊經帷入告于虞羶者無非二  
帝三王之道退講于函丈者一以濂洛關閩之學挽  
回陶鑄期唐虞雍熙之治成就蛾述致遠近風動之  
化朝野聳抃太平可興而姦究旁伺域矢潛發北門  
刀俎禍烈於黨錮高梯絕命事類乎沉湘遺疏痛切  
忠憤激烈至今讀之者無不飲泣而慷慨嗚呼是豈  
獨湜之不幸抑豈非世道時運之一大否會也乎當

靖陵圖理之日俊又并造拔茅連茹博學敦行之士  
指不勝屈數 國朝人物之盛者必曰己卯而數已  
卯諸賢之冠必曰趙光祖金湜雖以文簡公臣金淨  
之超詣貫洽眼空一世者朝罷袖卷步就講學折輩  
行而敬師之推以精深於性理則如湜之道德學問  
可不謂之一代之醇儒百世之宗師也乎湜之孫贈  
領議政忠簡公臣金權受業于先正臣成渾之門誠  
實直諒立心不苟孝悌忠勤制行甚高遭遇明時歷  
敷臺閣侃侃論事堅貞不沮 宣廟嘗歎曰金權剛  
直之士也遠光海昏濁之辰幽閑 母后大張呂獲



一峯集 卷之四  
三綱墮地百僚茅靡而臣權奮不顧身獻議守正辭  
氣凜凜壁立千仞初竄江界旋移務安南荒北塞顛  
沛拘辱而略無幾微見於顏面後因讎夕傳訛驚倒  
慟哭遂至殞命堂堂忠義可與日星而爭光雖前史  
所稱何以加茲癸亥改玉馳爵上公遣官致祭 孝  
考當宁申贈茂謚旌獎備至如權之精忠偉節可不  
謂之頹波之砥柱歲寒之松柏也乎湜之玄孫領議  
政文貞公臣金堉師事成渾曹好益兩儒臣得聞道  
學之要旨操履端方志尚挺特孝友愷悌廉潔儉約  
齋莊篤敬之行不愧乎屋漏愛君憂國之心可質諸

神明早遊太學斥邪而崇賢晚際昌辰竭誠而奉公  
設良法以活湖氓盡忠告以匡 王室窮而讀書窮  
經跡超乎昏穢達而尊主庇民望孚乎朝野功光于  
祖業垂于後 仁祖嘗謂金堉誠學俱優 孝考亦  
嘗亟稱曰安得擔當國事堅確不撓者如金領敦寧  
者乎又曰憂念國事皆如領敦寧則國豈至如今日  
乎又曰危坐工夫吾獨於金堉見之嘉獎悼念不一  
言而足如堉之忱誠事業可不謂之濟時之賢相稀  
代之貞臣也乎嗚呼之三臣者道學足以衛斯文節  
義足以扶綱常忠績足以炳前古凡在士類孰不景



仰興歎而至於臣等所居之邑卽是三臣姓貫之鄉也其所以溯源追風馳想寓慕之誠視他實有倍蓰焉仍竊伏念本邑以湖左名郡值盛朝右文之運沐列聖菁莪之化而二百年來未嘗有名賢碩儒生而標準儒林歿而祭于鄉社者此實本邑之一大文事也幸而三臣者繼出一門炳烺表著正學純行為後學之矜式豐功偉烈為邦家之棟幹遺風餘澤到今未斬令聞廣譽彌久逾彰一路士論莫不歆美稱頌曰一邑出一賢難矣况三賢乎一邑出三賢固已絕歎矣况一家乎卽今湖人之言族姓賢碩之盛

者咸以清風為首其為郡邑之光耀又何如矣臣等聞生而為德於鄉邦則其士祭之祀而寄惠於治封則其民祭之忠臣節士放廢寓居土人懷其誼則祭之以至於先生長者一遊一詠之地亦莫不封植而表識之矧茲三臣姓貫之鄉邑人之追慕景服不啻若親炙而觀感之者百載之下猶不覺鼓舞而興起焉則豈可無揭虔妥靈祀薦俎豆以為多士瞻仰依歸之地乎闔府士民齊心而叶議隣邑章甫聞風而助義乃於府治西面鳳飛巖下創建祠宇主享大司成臣金湜忠簡公臣金權文貞公臣金堉從饗左右



儒林尚賢之義邑人尊道之誠庶可以小伸而尚未  
有朝家寵錫之典以彰崇報之儀是豈非明時之  
一闕事乎臣等茲敢不避僭猥數郡同志之人相與  
裹足封章仰籲于九重之天伏乞聖明察三臣  
成烈之可獎憐臣等慕義之無窮亟令禮官如賜額  
予祭頒經等凡干應舉之典一依成例快賜施行則  
此誠國家之羨舉斯文之盛事矣但臣等環湖左  
人士感戴龍光竊自誇榮而已也臣等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祈懇之至謹昧死以聞

辭直叙六品拜尚衣主簿疏 不上 戊午

伏以布衣賤臣跼伏閭巷乃於前月二十五日伏聞  
聖上下教選部以臣才合擢用可直叙六品繼而伏  
奉教旨以臣為尚衣院主簿者臣聞命震駭誠惶  
誠恐臣竊伏念國家之官人必審其名實臣子之  
事君必度其才分不究其實而徒循虛譽則國有謬  
舉之失不量其才而妄叨非分則士招冒進之誚矣  
今臣尋常科臼中一豎儒耳資質輕淺而語言浮躁  
學術空疎而聞見寡陋行誼無可稱志節無可取加  
以應舉多年屢遭黜退年踰四十未得一第則文墨  
小技尚不及恒人矣年邁志衰念絕當時則宜其謝



廢舉業不求聞達而乍觀乍輟行止靡定受人嗤點  
恬不知愧則其無操守亦甚矣昔在先大王末年  
不任杞國之憂妄論當世之事而言多踈迂策乏救  
時則實無適用之才臣亦自知未知 筵臣何所取  
於此而至於上誤 天聽大臣復何所聞而重失對  
於 清問之下使 國朝待遺逸之盛典遽紆於儻  
侗樸愚庸碌陋劣之一微臣乎仰惟 聖明方奮大  
有為之志日御 經筵勵精圖理思欲挽衰季之運  
而躋隆古之治正宜爬羅賢俊布列庶位舉不失才  
官必得人而今乃咨詢廊廟獎拔寒遠先及於如臣

無似者則四方豪傑之士聞之豈不解體寒心為朝  
廷之大羞乎臣數十年來再霑朝命病未供仕布素  
闌閭徒切祝堯今蒙陞擢之 命遽自欣幸而進則  
適為忘廉喪耻之歸甚非辭尊居卑之義且臣既無  
績仕計朔之勞又蔑敦行力學之稱而濫叨誤恩偃  
然承當則是臣以無為有以虛為實上誣 聖明下  
欺臣心終不免為誇誕自大竊吹盜寵之一妄夫耳  
此誠微臣之所大懼者也臣以世祿之裔生長京師  
夙遊國庠性拙心小守分循常何敢有一毫倖望矯  
情上譽偃蹇自便虛辱 君命以退媒進有若山林



一峯集 卷之四 三十四  
矯激者為忮祗以 朝家之處臣過猶虛聞事異常  
例微臣之才分環顧忖度百無寸長今若徒畏分義  
之嚴冒沒奔走而行則不量苟進之誚在臣身固無  
所逃而謬舉蔑實之譏於 國體豈不重損矣乎臣  
一自承 命以來夙夜憂悶罔知所出茲敢不避僭  
越之誅冒進崩迫之懇伏乞 聖明審國家舉措之  
必慎察微臣情勢之難迫亟收成 命俾安愚分則  
豈但微臣獲遂所願歌詠 聖澤而已抑亦朝廷處  
分自得其宜無復有倖進之士矣於公於私不勝幸  
甚臣無任惶懼殞越伏地祈懇之至

論

尹和靖迎觀音論

論曰君子之所為賢者信之衆人疑焉於其可疑之  
中知其有必可信者存焉斯可以得觀人之術矣昔  
宋高宗時令朝臣迎天竺佛像於郊尹和靖亦與焉  
人或疑之和靖曰彼亦賢者誠拜之耳夫佛何為者  
特西方之一夷狄也其為道以虛無為宗寂滅為高  
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背人倫蔑  
天理則為吾聖賢之學者所當辭而闢之廓如也今  
和靖以程門高弟為一代儒宗非惟不斥之又從而



與衆迎拜若以為不崇其道則必不迎拜其像若以  
為崇其道則以和靖之篤信聖學必不崇西方之一  
異教也斯豈非可疑之甚而來當時後世之議者乎  
嗚呼是必有所由然矣豈衆人淺見之所能識哉夫  
作法於天下為教於萬世使後人景而行之者非吾  
夫子乎夫子蓋嘗往問禮於老子矣當其往問質疑  
之際必與之致敬矣以夫子之聖豈以老子之道為  
可崇而致敬也哉誠以其智有過人者耳今佛氏之  
道雖非吾之所謂道其為人能清心絕欲脫略塵累  
其亦賢於衆人之蚩蚩者則誠子思所謂賢者而過

者也假令其人而在世其道雖可斥而其身不必慢  
也斯非和靖所以為賢而迎拜之者乎若以和靖之  
迎拜為不可則其敢以夫子之致敬老子為不可乎  
若以和靖之迎拜為崇其道則其敢以夫子之致敬  
老子亦為崇其道也乎老氏之害無異釋氏而夫子  
以其知而亦嘗致敬則和靖之以為賢而與衆迎拜  
者又何可疑也嗚呼和靖之事豈宜有符於夫子伊  
川之往山寺戒人背佛而坐則其事亦類於和靖者  
矣若疑和靖則程子亦可疑乎傳吾夫子之道者程  
子也尊吾程子之道者和靖也今考之於夫子而既



無所疑質之於程子而又無可疑則若和靖之事君子之所當疑者乎所不當疑者乎曰然則和靖之迎佛像非崇其道只以其賢或有可取也固無可疑者矣但吾道之不行異端害之也今不倡言斥之又從而禮之心縱不崇其道獨不孤吾道之望而增彼黨之氣勢乎曰噫嘻是豈足以知和靖者哉和靖之在當時其所自任者為如何哉以孔孟周程之道明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尊孔孟周程之道者非和靖之志乎苟使天下之人皆尊孔孟周程之道則異端之害不攻自滅區區佛像之迎不迎有何輕重於其間

哉不然韓愈一豪傑之士猶能明目張膽上章而闢之曾謂和靖之賢而反不能出一辭而斥其邪以絕衆人之疑也歟嗚呼在程門以篤實見稱者非和靖乎以守正不失見許者非和靖乎因陳公輔之攻道學而毅然不就召命者非和靖乎以不肯其師自誓於祭伊川之文者非和靖乎以篤實守正之資又能尊師道而不失其傳則苟有小害吾道者皆知當斥况於佛氏之甚於揚墨者有所崇奉而自屈其身乎由其事而觀其迹則其所迎拜者雖與衆同自其道而究其心則其所以迎拜之者意有別焉苟非明於



義理而善觀君子者亦安能知其必可信而不歸於衆人之疑也雖然既非如老子之必可問禮者則雖不往迎亦無不可而今必往迎焉則其與不忘其親而念佛經之意一般矣此朱子所謂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者歟

安石錄於名臣論

論曰夫誤天下之蒼生者不可以其節行之善而貸其罪陷一世之心者不可以其文章之美而恕其過昔王安石執拗自是剛愎自用斥衆賢創法為宋室基禍之臣當時指為姦臣後世目為小人而朱

子編本朝名臣言行亦錄安石者何也嗚呼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夫君子之論人也不以罪掩行不以過廢言罪雖可誅而行有過人則稱之過雖可瘳而言足垂後則揚之俾有罪者知懼而為善者知勸此君子論人之道也竊嘗論安石之為人凌跨揚韓掩跡顏孟陋漢唐之事業欲追二代者乃其志也根柢六經發為言議踴厲博博可傳之不朽者乃其文也節儉恬退德行素高持身處事為時所推伏者乃其行也雖其執拗自用敗天下之事剛愎自是仇一世之賢卒不免於誤國之罪而其志則乃君子



好古之志也其文則乃傳世不朽之文也其行則乃絕俗過人之行也其視章蔡羣小具衆惡而乏一善者不可同日而語則若安石者其可錄之名臣乎其不可錄之名臣乎嗚呼錄安石於名臣者豈獨朱子為然程伯子嘗稱安石為博學多聞博學多聞者非君子人乎嘗言安石可任為翰林學士為大賢所與而可掌大朝絲綸之任者非君子人乎以安石謂之君子而不仁則可斷謂之小人則不可焉有君子而不可錄於名臣者乎使程子而錄名臣吾知其必錄安石也嗚呼豈獨程子為然昔孔子作春秋嚴筆削

特書趙盾之罪而又嘗稱為趙之良大夫朱子之錄安石即吾夫子稱趙盾之遺意也嗚呼謂安石為誅之首罪之魁者即朱子也表安石之善而錄於名臣者亦朱子也誅安石之罪則嚴於鈇鉞而有罪者懼焉褒安石之善則公如日月而為善者勸焉是誠大人君子公天下是非賞罰之心也豈若衆人徒見其有罪而不知其有善執跡而遺心舉一而廢二瑕瑜相蒙善惡相掩者乎况朱子之是錄也錄人言行之善而已苟有一言一行之可取者則雖以程琳陳堯佐之瑣瑣韓絳之護法沙門亦在收錄豈以安石之



邃學博識清節高行而終有所不可錄者乎由是觀之疑安石之錄於名臣者衆人也錄安石於名臣者朱子也雖程子必錄焉雖吾夫子亦必與其文學節行焉今不信孔聖之所必與程子朱子所稱道表錄者而反信衆人之所疑是衆人之論人賢於孔聖程子朱子者耶愚於此又有所取焉昔宋史之未至我朝也玉堂諸公論安石事咸謂安石必在姦臣傳獨柳公誠源以為必在別傳及後之史至也安石果在別傳柳公喜曰諸君當豎降幡愚謂柳公亦有得於朱子之意也

既亂易治將亂難治論

論曰人有恒言治已亂難治將亂易禍亂既作國勢已去非有明君哲輔英雄豪傑之才未易挽而回之其勢固難矣其在治平無事之時雖有一二將亂之兆苟能覺悟而善圖之其治只在一轉移之間其勢直易易耳蘇明允獨以為既亂易治而將亂難治者抑何歟嗚呼是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夫天下之理有形者易圖無形者難防亂之既作其形已著其機易乘仁者易為惠智者易為謀矣是以其為亂也縱非一端生民塗炭是拯之而已則民之亂可易



治也權臣專制是斥之而已則朝之亂可易治也蠻夷猾夏是攘之而已則邊鄙之亂亦可易治也物極必返否極必泰飢者易食而渴者易飲矣自常情觀之天下之亂孰不以為難治由君子論之順天下厭亂思治之心因其勢而利導之執其機而善反之變亂為治轉危為安者若決江河而走之海沛然莫之能禦也斯非所謂既亂易治者乎至於將亂之機則其萌雖朕而其形未著明者未及暗聰者未及察矣亂之將成亦非一端而與共大而言之恭元愁歎不自聊生而因循怙愒不知民之將亂也國紀曰齊國

亂陵夷而浸淫狃肆不知朝之將亂也隣敵覬覦抵巇伺釁而恬嬉姑息不知邊之將亂也謂之已亂則無已亂之形謂之未亂則有將亂之漸既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漫漫乎其流也靡靡乎其趨也驟言則諉以過越徐譬則漫不省記雖有賢智無能防其類矣雖有英俊無能塞其壘矣日甚月盛終至於無可救之地而莫之及也斯非所謂將亂難治者乎抑又論之人情當亂則懼懼則戒戒則有備救亂則奮奮則勇勇則有為有備則無患有為則能成雖有亂寧為難治者乎無虞則不戒亂不戒亂則狂



安逸狂安逸則樂舒肆樂舒肆則昏昧無悟况感無  
 覺不自知其禍患之將至矣安而反顧猛省亟救於  
 未亂之前而終免於有難之歸子譬若涉龍門登太  
 行者雖有滔天之浪入雲之嶺堅車利艦心存戒塗  
 則履危險如平坦矣今有途焉既非龍門太行之險  
 又非通衢大道之平其危既不至懼其安亦不可恃  
 戒則免不戒則難免而恬然弛志不知有虞則其顛  
 也可立而待也既亂之易治將亂之難治何以異於  
 是嗚呼當紂之世商之亂在一戎衣而有  
 天下變商之亂而為周之治當胡亥之時秦之亂在

矣而高帝起布衣而提三尺變秦之亂而為漢之治  
 六朝之亂也而唐宗治之五季之亂而宋祖治之  
 亂其有不可治者乎幽厲之時周治將亂而幽厲不  
 悟終至于亡元成之時漢治將亂而元成因覺竟底  
 于覆玄宗親平韋氏之亂而不知天寶之致寇梁武  
 躬治蕭齊之亂而固戒臺城之召禍將亂之難治不  
 亦較然著哉善乎夫子有言亂者有其治者也危  
 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是故君子治而不  
 忘亂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也世之人君盍鑑于茲



一峯集

卷之四

四



一峯先生文集卷之四



